

蕉風月刊 322期



蕉風 月刊



322 期
1980 年 1 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 THE CHAO FOON MONTHLY

編輯人：姚拓／白堊／梅淑貞／紫一思／張瑞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 singapore berhubung dengan: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ag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tal: 48180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 tal: 4660

ISSN 0126-6608 * KDN 0142/80

定價馬幣一元 * m \$ 1.00 senaskah

24	沙 禽 / [冷水集] 如何做個詩人	專欄
26	邁 克 / 輕描集 • 四元一打 • 呂蒙 • 葛荒是 • 癱瘓 • 老麥	
29	黃潤岳 / [閒思錄] 五遊尼加拉	
34	東 年譯 / Hushang Golshiri 著 / 稻草人	小說
43	洪 泉 / 豬的黎明	
50	罕 / 生之音	
4	何 謹 / 沉寂的輝煌	散文
80	雙 魚 / 心蛹	
83	艾 宜 / 三更夜	
96	馬幼垣著 / 賴瑞和譯 / 中國講史小說的主題與內容	論述
118	編輯室 /	風訊

蕉風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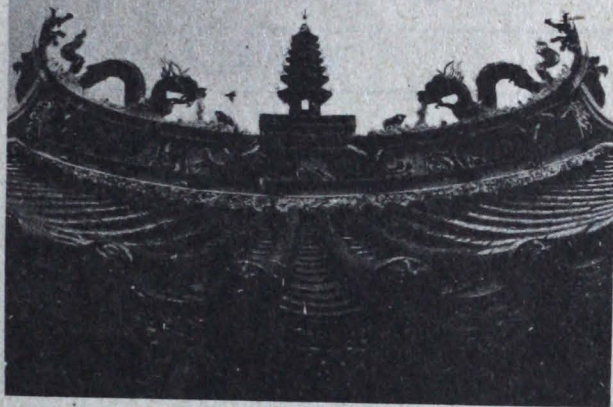
第322期／1980年1月號

目*錄

封面	油畫作品／丘易禾	0
七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艾利蒂斯專題	愛琴海詩人奧地賽・艾利蒂斯／賴美譯	6
	艾利蒂斯像／陳瑞獻	7
	艾利蒂斯詩譯／眉孃譯	11
	・瘋石榴樹・巖石上的瑪玲娜 ・紀念・愛琴的夏鬱 ・渴飲哥林多的陽光	
	愛琴海詩人〔人間集〕／梅淑貞	21
詩	我歌我詩／左手人	86
	山水／莫邪	90
	公式／艾文	92
	水牛本紀／羅青	94

沉寂的輝煌

／何謹



而一切靜止
你像一扇釘着獅頭銅環的小門
堅持你輝煌的沉寂

葉珊

之一

無論離去多遠，你都牽掛這座
蒼然古廟。每次回家總要繞來，單
獨或帶了朋友，踏進青蓮開南國，
雲雨凋蒼生裏，便嗅到凝聚不散的
肅穆，繞着整座金碧輝煌的廟堂。
孩童時隨媽來進香。辛辣香煙
薰得眼淚迸流，提着裝滿香燭的紙
袋，坐在旁門玩弄猙獰獅嘴裏的銅
珠，聽那喃喃的誦經與木魚聲。

如今兩扇古青雕花圓窗，與覺
路宏開的紅門依舊。寂然的是斷碣
殘碑。牆角有掉落的碎瓦，仰望精
緻的雕刻，風刮雨蝕下褪色，也被
香煙薰黃。只剩屋簷飛翹向廣闊的
蒼穹。

長廊裏響着虔誠的登音，幾個和尚穿着橙黃袈裟。仍是青燈殘卷，暮鼓晨鐘，卻又匆匆趕赴喪家誦經。

當年華裔餐風宿露地南來，胼手胝足地建起這座古廟。蒼生鬼神，門神與石獅，共守千年悠悠的香火。那兩面旗在風裏嘖拍嘖拍地抖擻，高聳旗杆又以不可抗拒的身姿，插入蒼穹燒毀的餘燼。

之二

這條古樸的陳禎祿街，改爲單程道以後，車輛日漸繁忙，揚起灰塵地輾過煩囂，沿着瘦瘦窄窄的街溯回去，從遺忘裏掙回幾許生氣。幾扇雕刻門窗開着，有的擺張木椅賣真加祿、與翻炒蓊菜的峇拉煎。門內是正氣浩然的吳公書像，幾張零落的酸枝椅。後院還有長滿苔蘚的水井，檻樑磚瓦都背負着太多的哀傷。

幾扇雕刻門窗拆去，有人蹲在門前畫廣告，有的改爲堆積火炭的貨倉。還有一間是接生所，裏邊傳出嬰兒的哭啼。那麼清脆，那麼純真，一聲聲都是最初的呼喚。

據說這條街原是一條蜈蚣脈，有人在荷蘭教堂頂加一只鐵公雞，就此啄破華裔的風水。你匆匆走過，對着兩盞搖晃的燈籠苦笑，又有誰再惦起湮遠的流言？

修路者調戲嬌艷的女人，陽光曝曬這條街的窟窿。塵沙飛揚，你惘然地皺眉，彷彿走在一條開膛破肚的蜈蚣。

英雄主義、死亡與愛——

愛琴海詩人

奧地賽·艾利蒂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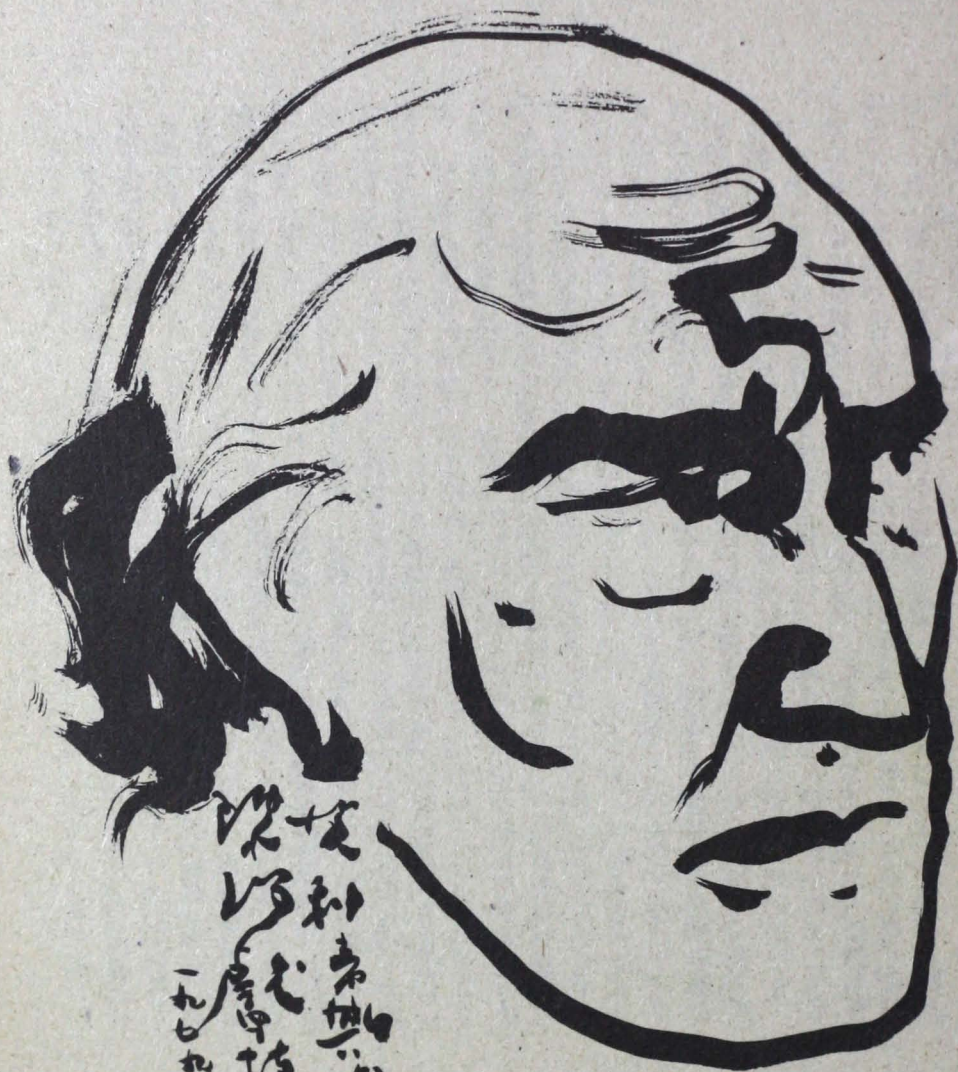
／賴 芙譯

／詩人的自白

我們家原籍勒斯波斯島（通常叫做米地陵島），但我卻在克里特島的希臘里安出世；我的父親是個肥皂製造商，他在那裏開了他的第一間工廠。後來，我們又再搬到雅典去，我在那兒長大，進入高中，最後在雅典大學唸法律。然而，我還是常常到海特拉、史伯賽、帝諾斯、米戈諾斯、或者米地陵這些島上去渡過我夏天的假期，這對我後來成為詩人有深大的影響。大約是在十七歲，我第一次喚起我的詩興時，我發現自己擁有從島嶼生活得來的深蘊經驗；我的想像力在岩石間，在「舸刻士」（來往島間的舢舨）間、在長方形，刷白灰水的屋子間，以及風車間漸漸發覺起來。愛琴海已不可磨滅的踏進我的意識了。

這樣看來，我應是很容易開始我的寫詩生涯，實現我要呈露屬於太陽與海的希臘這唯一抱負了，同時也會因而心滿意足。但很意外的，在這當兒，我接觸了

／陳瑞獻作
／艾利蒂斯像



艾利蒂斯像
陳瑞獻作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法國革命性的超現實主義運動的理論與作品，我熱誠的讀所有來自巴黎的書籍刊物，而很快的發現自己完全明瞭那些作者與藝術家，並與他們有了共同的信仰；在後來的歲月裏，我與他們中的許多人結成私交。但即使在那個時候，真的，我並沒有毫不置疑的全盤接受超現實主義，我也沒有嚴格或實實在在的做他們的技巧。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我突然與觸起了把超現實主義，至少其中一些較好的元素，融入悠久豐富與有彈性的希臘傳統（唯一沒有間斷的持續了二十五世紀的傳統）的可能性，而我現在確斷，這個傳統，實在須要煥新了。比如說，相信現實有更高的層式，而它有別於日常的現實；或者吸取自心理分析的技巧，或夢幻似的自由聯想意象，以及大膽的意象創造——這種種，與我的愛琴海意識相結合，幫助了我發現新的形式來表現我的詩歌世界。

然後戰爭年代到來了。我成為副陸軍中尉，在阿爾巴尼亞跟法西斯黨徒作戰。對我來說這是完全新鮮的經驗；而連同希臘被納粹佔領，這種經驗幫助我在內心形成了特別的道德自由，而它與我的詩歌視象相合，我相信。戰爭一結束，我就到巴黎去，在蘇邦尼讀文學，我在那兒住了四年，這期間我與許多重要詩人及畫家結成一生不渝的朋友。我從巴黎啟程旅遊其他國家——意大利、西班牙、瑞士與英國，後來，美國與蘇聯政府邀請我到他們的國家去作客觀訪。回到希臘後，我在雅典電台的廣播組當導播，同時任國家劇場顧問。我沒有結婚，一個人住在我的小屋所，在那兒繼續寫詩，同時也寫討論當代詩歌與藝術問題的文字。

今天，我對詩的要求遠比過去來得確切，詩是守舊的日常生活中的第二生活。這正是我嘗試通過我的作品，去表露意識的光芒，而在形式表現上，雖然與傳統形式並不相似，卻能保有作品的踏實感。客觀性，神活創造、與綜合法，我相信，正是，構成我與真正希臘傳統的聯繫要素。而同時，這也使我們這時代的前衛作家站在同一棧上。

／艾利蒂斯與他的作品

艾利蒂斯屬於三十年代崛起的詩人那一代，他們包括 D. I. 安多尼奧與倪古斯·賈索斯。他們都集中在『新文學』雜誌（Ta Nea Grammata），編輯人是喬治·卡欣巴力斯與安特里斯·賈蘭多尼斯。

他的第一本詩集是『方位集』（Prosanatolismoi, 1940），反映了正如他所說的，愛琴海群島生活與景色，「已無可磨滅的踏入我的意識了」。這些早期的快樂的詩充滿了主觀的，以及艾利蒂斯從讀過的超現實主義作品中學來的大膽幻想象喻。「……在平原上赤裸的少女醒來，／當她們用淺褐色手臂收採苜蓿／她們在夢的邊界漫遊——告訴我，那是瘋狂的石榴樹麼，／毫無懷疑，而把光放進她們的青綠色籃子／而鳥兒的歌聲滿是她們的名字——告訴我／那是瘋狂的石榴樹抵抗世界多雲的天空麼？」（『瘋狂的石榴樹』，葉門·奇利與菲力·施臘英譯）。

詩人曾經說過，支撐他作品的個人神話是一種「不斷的變形——女孩變成菓實，思想具體化成人類形式」。對他來說，超現實主義是開拓變形的玄思這古老主題的途徑。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太陽第一』（Ilios O Protos）集中的詩，是他對納粹侵佔的反響，他用相同的風格，去表露含著在希臘景色中的精神與價值。艾利蒂斯寫給一個在阿爾巴尼亞被殺的希臘軍官的長輓詩（『一個在阿爾巴尼亞被殺的陸軍中尉的英雄禮讚與哀悼之歌』（Iroiko Kai Penthimo Asma Ghia. Ton Hameno Anthypolohagho Tin Alvanias）），在一九四九年出版，那是在戰爭的感召下寫成的最強烈與最美麗的詩。

艾利蒂斯在內戰期間與光復後一直保持緘默。直到一九五八年才開始重新發表作品。『Axion Esti』（Axion Esti, 1959）是他最完美，同時也是他



ODYSSEUS ELYTIS

迄今最艱深的作品，它做倣拜占庭的祈禱文格式，散文與韻文交替，同時也使用了種種印刷效果。這首詩開始是詩人的『創世紀』視象，「青色的血與黃金根莖在土裏」的時際，然後他交織創世時與今日世界的意象，並間或使用祈禱文或聖經中的語言，來描述這二種情況，達臻了更精密的效果。S·J·巴巴斯達美羅說，這首詩成功的喚起了「詩人意識中的『創世紀』與成長，並使詩本身成為希臘的歷史、傳統、自然與生活的縮影。……它就任何標準而言，都是一首鉅作。」『它適合』獲得一九六〇年的國家詩歌獎。

艾利蒂斯在一九六〇年出版另一小冊詩集叫做『對生命的遺憾六與一』（Exi Kai Mia Typseis Chia Ton Ourano），比他早期的作品沉着與深奧，但在風格上還是屬於超現實主義。

／眉
孃譯

艾利帝斯詩譯

瘋石榴樹

在此全日的庭院，南風吹

呼嘯過拱廊，告訴我，是不是那棵瘋石榴樹

跳躍在光輝裏，四處散播它的多葉實笑聲

帶着多風的任性和低語，告訴我，是不是那棵瘋石榴樹

顫抖着破曉時分才剛長出的葉芽

在抖顫的勝利中高舉着它的顏色？

平原上赤裸的女子醒來

以她們淺棕色的手臂採摘苜蓿

徘徊於夢境邊緣——告訴我，是不是那棵瘋石榴樹

沒有令人起疑的，將光輝放入她們的籃內

小鳥泛唱着她們的名字——告訴我

是不是那棵瘋石榴樹，和世上的陰天作戰？

那天它滿懷妒意的以七種羽毛來裝飾自己，
以千張耀眼的稜鏡纏住永恒的太陽

告訴我，是不是那棵瘋石榴樹

抓住奔跑中的駿馬的百鞭鬃毛，

從不悲傷也從不抱怨——告訴我，是不是那棵瘋石榴樹

喊出正在露出曙光希望？

告訴我，是不是那棵瘋石榴樹在遠處揮手，

搖動着一方清涼的火燄樹葉手帕，

海上生出比千艘更多的船隻，

捲起比千堆更多的浪花，航向

沒有香味的海岸——告訴我，是不是那棵瘋石榴樹

把明淨空氣中高高在上的船弄得軋軋響？

居高臨下，提着一束閃閃發亮的葡萄慶祝

高傲且充滿了危機——告訴我，是不是那棵瘋石榴樹

以光明粉碎了中途魔鬼的暴風雨

將白日的大紅綰邊伸展得遠遠

繁富的刺綉滿散播的歌曲——告訴我，是不是那棵瘋石榴樹

匆匆忙忙的把白日的綢衣解開？

穿上四月初一的襯裙和八月十五盛宴的蟬

告訴我，那遊戲的，那憤怒的，那可以引誘的

將搖散邪意的黑色威脅

在陽光的擁抱下溢出醉人的小鳥

告訴我，那個在胸臆間展翅的

在我們最深處的夢裏的，是不是那棵瘋石榴樹？

巖石上的瑪玲娜

你唇上有一絲暴風雨的滋味——但你在何處流浪
終日在海與石的堅硬冥想中？

勁風如鷹的剝光山頭

也將你的慾望剝光見骨

當你的眼瞳收到吐火獸的訊息

便把記憶濺上泡沫！

何處是短暫九月那熟悉的斜坡

在你嬉戲的紅土上，俯望

大排大排的女子

在角落裏你的朋友遺下滿懷的迷迭香

但你在何處流浪

終夜在海與石的堅硬冥想中？

我叫你數一數赤裸的水中閃亮的日子

當你回來慶祝黎明的來臨

或者再回去黃色平原上流浪

你胸前掛上一串燦爛的苜蓿，抑揚格詩裏的女英雄

你唇上有一絲暴風雨的滋味

還有一襲衣裳紅如血

深入夏日的金黃裏

還有風信子的香味——但你在何處流浪

一步步走下海岸，小卵石的海灣？

那裏有冷鹹的海藻

但在更深處還有一顆在淌血的心靈

而你在驚愕中張開雙臂呼喚他

輕輕的爬向深水中的明亮處

你自己的海盤車在閃亮

聽着，年老者謹慎於文字

而時間對於人類是個熱情的彫刻師

而太陽跨過它，一隻希望之獸

而你，趨近它，擁抱住一個愛

留下一絲苦澀的暴風雨在唇上

憂鬱入骨的你，不該，不該担心另一個夏日，

讓河流改變河床

把你帶回去給他們的母親

或者任你吻遍其他櫻桃樹

或者乘上西北風

支撐在巖石上，沒有昨日或明日

面對巖石的危險，以颶風的髮式

你將向自身的謎語說道再見

紀念

我把我的生命帶至
這個田地

永遠在海岸邊掙扎

青春在巖石上，胸脯

對胸脯，向着風

一個男人可去何處

他甚麼也不是，只是一個男人

冷漠的想起他年少時的

歲月，從浪潮中看到

聽來的幻象，以雙翼想起他的悔恨

啊

一個小孩成長為男人的生命

永遠在海洋邊，太陽

教他在海鷗的陰影消逝處

喘息

我把我的生命帶至此處

白歸白，黑歸黑

幾棵樹和幾粒

潮濕的小卵石

溫柔的手指輕撫額頭

怎樣的額頭

期待哭了整夜後已停

也沒有人再哭

只聽見一陣自由的地步聲

一個靜止的聲音升起

船尾在碼頭漾起波紋，刻下

一個更深藍的名字於水平綫上

幾年，幾個浪潮

敏感的划行

在圍繞着愛的海灣

我把他的生命帶至此處

沙中的苦犁溝行將消失

——任誰看到那兩隻眼睛都會觸摸到他的沉默

混合着陽光，關閉一千個世界

讓他提醒他的血液，在其他太陽下

更接近光明

那裏有一個爲火燄付出代價的微笑

但在此失去自己的無知山水中

在不設防和無情的海上

成功剝落

旋轉以羽毛覆蓋

而和土地貼上的時刻

堅硬的土地在不耐煩的腳底下

眼花潦亂的土地

一座死火山

我把我的生命帶至此處
一塊押給液體元素的石頭
在海島外
在浪花下
在船錨邊
當船經過，以激情扯破
並且還贏取了，一些新的障礙
海豚跳躍，希望破曉
太陽在人心內增大——
疑惑之網拉進
一個鹽醃的物體
彫功清晰
冷漠，白
轉向大海，它眼睛裏的空虛
維持着無限

愛琴的憂鬱

如何相連接，靈魂和午後的翠鳥！

遠處海洋的聲音如何平靜

杜鵑鳥在樹林的面紗中，

而漁人的晚餐這神秘的時光

而大海奏起它的手風琴

伴着女人的悠長悲嘆，

可愛的女人坦露乳房

當記憶回去它最初的地方

而紫丁香將落日撒上火光！

風吹動輕舟和處女航
載走

放逐的水仙的情人；

但這裏的夜

以喃喃的髮絲撥弄發亮的喉嚨

我在廣大的海岸上等待入睡；

還有如何以奧利安的金劍

把噴上薄荷和羅勒香味的

少女夢中的塵埃

吹上青天！

十字路口上古老女巫曾經站立的土地
那裏，風中燃燒着乾了的百里香

輕輕地，舉起滿滿一罐沉默的水，
輕鬆地，彷彿她們正進入天堂，
柔軟的影子舉步……
而從蟋蟀激動了田野的祈禱聲中
升起膚色如月光的可愛少女
在夜半的打穀場上起舞……

啊預兆，你穿過澄清如鏡的深水——
七朵小水仙在閃亮——

當奧利安的劍回轉

它將看見燈下的薄麵包
但在眾星的餘燼中仍有生命；
它將看見慷慨的手在空中連接，
遺棄了的水藻，海岸上最後的一批孩子，
歲月，綠色的珠寶……

啊綠色的珠寶——你果然是暴風雨的預言者
截停住破曉時的光芒，
兩隻世界的眼睛誕生時的光芒！

渴飲哥林多的陽光

渴飲哥林多的陽光

閱讀大理石的廢墟

跨過葡萄園與海洋

望見魚叉旁邊

溜走一尾奉獻的魚

我找到經太陽的讚美詩記錄下的樹葉
活着的土地上激情在開放裏歡慶

我喝水，切菓子

伸手探入風的葉叢中

檸檬樹灌溉了夏日的花粉

青鳥撕破了我的夢

我離開時瞥見

一眼瞥見世界已重新創造
裏裏外外都一樣美麗！



*梅淑貞

愛琴海詩人

奧地賽·艾利蒂斯，不知是何許人也，可是他卻是七九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人。關於他的得獎『星報』的報導只有不超過十個句子，說他是希臘人，六十八歲，詩人和散文家，被稱為「愛琴海詩人」，還有他得獎的原因是他的詩「發揚了希臘的傳統」。

甚麼是「希臘傳統」？從來沒有見過這個名詞，所以此刻只能靠想像。是不是希臘神話？或者是希臘風土？艾利蒂斯的詩我只看到幾首，其中不乏希臘的神話典故。好像那首「愛琴的憂鬱」裏面的奧利安，便是希臘神話裏的一個神，他是個獵人；而另一首詩「巖石上的瑪玲娜」所提及的風信子——Hyacinth——他是太陽神阿波羅所愛的美少年，被誤殺後血泊中長出的花，便以他的名字為花名。希臘文大概是一種困難的文字，如果不是，英國人為甚麼把聽不懂的東西叫做「It sounds Greek to me」呢？我們當然也無法欣賞艾利蒂斯的原詩，所以只能

看英譯，對於英譯的準確性，也實在不敢太過信任，因為想到那句挖苦話，如果譯者是英國人的話。我看到的艾利帝斯的英譯詩，不知誰是譯者，也無從知道它的忠實程度，不過即使是譯話，也一樣具有「希臘精神」。所說的「希臘精神」，包括了希臘的地中海型氣候、地理環境、歷史與神話。地中海型氣候是啥？就是是冬暖夏涼，氣候乾爽，天氣明朗。希臘的太陽一定是個光芒萬丈的大太陽，所以艾利帝斯的詩裏常常有「陽光」、「光輝」、「閃亮」、「太切」、「光明」等等和太陽有關的字眼。希臘環海，多海岸綫，因此艾的詩也常常提起海、海岸、小卵石、海藻等等。他的詩也溶入了歷史，像那首「渴飲多林哥的陽光」，寫的便是多林哥的大理石廢墟。

是的，艾的詩都具有這種希臘特質。可是，這就是他得獎的原因嗎？一個詩人之所以受賞識，不只是他寫甚麼，更重要的是他怎樣去寫吧？那麼，艾的詩又存在哪裏呢？

我的看法是，他的詩除了那種表面的希臘特質外，即使在譯詩裏，也顯露出他的詩風雄渾，氣魄宏大，胸襟開朗，就像詠的是死亡，也絕不是一味的悲呼慘號。「紀念」一詩彷彿是首悼亡詩，寫的是個死於海中的男人，調子卻是光潔明亮的。是的，就是「光潔明亮」這四個字，這是我看艾的詩所得的第一個印象，就像是乾爽的空氣下一池清冽的水。對待死亡，他的態度是堅決勇敢的：

「船尾在碼頭漾起波紋，刻下

一個更深藍的名字於水平綫上」

「讓他提醒他的血液，在其他太陽下
更接近光明」

「海豚跳躍，希望破曉

太陽在人心內增大」

——紀念

雖面對惡劣環境，仍不會令他消失對生命的信心：
「是不是那棵瘋石榴樹，和世上的陰天作戰？」

——瘋石榴樹

「霜電強暴，輕雨來臨

土地在北風的利爪鞭打下進行

在更深遠處因狂暴的浪潮而黯淡

衆山投入濃密的雲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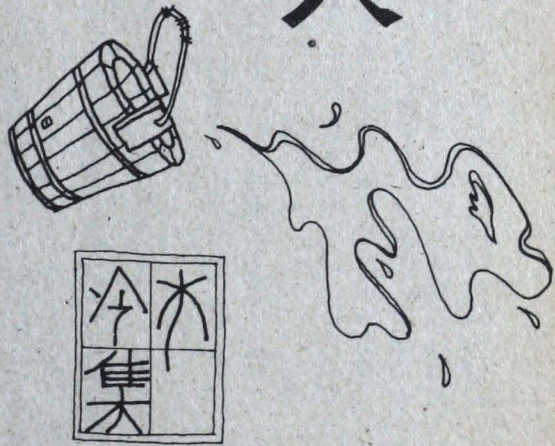
但在這一切之下，你仍然輕鬆地大笑」

——夏之體

也許你還不服氣的問：就是這些嗎？他就是因為寫了這些詩而得獎嗎？當然不是，他的詩當然不止這些，只是我看見的只有這一點，而且我的譯筆拙劣，何況再好的詩，也經不起一譯再譯的「折磨」的。

不知艾利帝斯在希臘詩壇上的地位如何，也不知有沒有比他寫得更好的希臘詩人。可是他既有「愛琴海詩人」的稱號，也必定是個能夠代表他的國家的詩人。所以你看，單寫本土的東西，只要寫得好，也一樣可以成爲大詩人。做個「區域性詩人」，又有甚麼不好？可是有一點不要忘记的是，得獎的詩並不一定是最好的詩，世界上還有其他成千上萬的詩人在寫詩，用各式各樣的語言在寫詩，如果有人將最好的部份譯出來，你說，我們看了後，心靈會不會因此而變得更加開放？

如何做個詩人



好唱高調而「不務正業」是我們文壇的頑疾，隱藏在「氣壯」的「理論」背後的是貧瘠得不堪一擊的意念；然而這些意念在部份出版界的助紂爲虐之下誤導了沒有嚴密思考能力的稚嫩心靈，塑造了虛浮而不實事求是的心態。造成這種現象的主因是「文化人」醉心美名的虛榮心；由於太過嚮往寫作這一種「崇高的事業」帶來的「崇高地位」，捉得緊個把方塊字的張三李四都競相塗劃，期盼粉墨登場的風騷。但舞文弄墨也得有舞弄的功夫，雞手鴨腳如何是好呢？雞鴨若肯認真修鍊也未嘗不可羽化登仙，然而正如商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不甘寂寞的雞鴨說：時間就是榮譽；他們在茶餘飯後旁敲側擊的並非創作的根本問題，而是「金榜提名」的捷徑。恰好又有那一些久入鮑魚之肆的編輯老爺，每天在我們面前展示畸文謬語。

某篇「義正詞嚴」的文章這樣說：有些人寫了一輩子的詩，仍然不算詩人，因為他們的舉止俗不可耐；有些人一輩子不會寫過一首詩，卻是堂堂正正的詩人，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是詩。這算是那一門的道方呢？它不過是想做文人而無能創作的人妄想得道的黔驢之技。詩人的定義除了是寫詩的人還能是甚麼呢？即使我們採取比較嚴苛的觀點，只承認擁有

一流詩作的人是詩人，那麼寫了一輩子詩的人或者不一定是詩人，但不會寫過一首詩的人又怎能是詩人呢？說某人「一舉一動都是詩」更是胡說八道。不錯，我們常在怡情述懷的文辭裏看到「他的生活是一首詩」、「他有詩人的氣質」諸如此類的句子，這些句子也一點都不高明，然而因為不是說理的文字，還算情有可原；但一篇為詩和詩人定義的文章豈可如此曖昧混淆？不懂文字在不同範疇裏的應用和功能也可以大搖大擺的談文說藝嗎？另一方面，詩人並非甚麼三頭六臂的動物，他和衆人一樣有七情六欲的生活。當然，我們各有一套道德意識去批判他人的行為；且不說標準的難以確立，行為的高下和創作的優劣也沒有必然的關係。審視詩人的文學成就的唯一準繩就是他的詩作。事實上，許多大詩人的舉止確是「俗不可耐」的。如果「一舉一動」能夠代替詩作，文人都可以改行了，我們也不必讀書，而可以在某人的「一舉一動」中看出小說來。推而廣之，所有的學術也都可以停止了，因為某人的「一舉一動都是科學家」！

「身份」的鑑定只是為了方便討論它所代表的活動，並非讓人招搖過市的時裝。記得「寫作人」的定義曾在此地引起激辯，問題是：沒有文學創作的新聞工作者算不算寫作人呢？教人如何燒菜、如何照顧孩子的文字算不算文學創作呢？我們不禁要問：漁夫在研究打魚的方法，木匠和鐵匠等等為甚麼要丟下份內的工作而來混水呢？當然，多才多藝的人可以「兼職」，但總得出過海不會暈船才算數。「有興趣」並非充足的理由，不然我也要出席科學家會議了，因為我對科學是那麼「有興趣」。掛起招牌談斤論兩而沒有貨物出賣，徒然貽笑大方。

詩人之所以成為詩人並非因為他要做詩人，而是因為他要寫詩，並且真的寫了。

四元一打

第一次正式出糧，想過要買一束花。玫瑰。但是買給誰呢？買回來插在廚房一個人對着它晚飯？那倒不如將錢拿去食餐館，起碼不必洗碗。後來經過花店，還是忍不住停下來看看價錢。四元一打。也不算貴，中等的紅玫瑰，色澤普通，卻是非常芬芳的。然而要是真要鼻子舒服，情願買塊特佳的香皂，可以香足整個月。一個人實際總是好的罷。

只收過一次玫瑰。七三年十二月初某個下午，十分意外，連話也說不出來。失去了的永遠都不會回來，是少少的補償。對方是不習慣花無謂錢的，因此特別感激，或者不記得正確的日期，不記得是禮拜幾，更浪漫的人會覺得沒心肝。對我來講是進步，是值得引以為榮的成績。再健忘一點，快樂的機會將會更多——雖然這一個回憶並不是不甜美的，可是你不知道有多少不如意的事件，不應該出現的人物，在我惡夢裏粉墨登場。



癱瘓

畢竟我們耐力有限，只能夠容納某程度的苦與痛，超過了這個容額，是不可以接受、吸收，以致精神崩潰，淚流滿面的了。那麼就讓我們在適當的時刻，有權力癱瘓如一堆泥罷，而且始終這一條路，是一條單程的路，只有去的份，沒有回的份。而這並不是罰，因為做得怎麼好，也不會有獎。癱瘓若是幸福，我的要求，就不能算過高了罷。

呂蒙

但是呂蒙不肯妥協，他回頭走了。得不到的總是好的，呂蒙被愛他的人懷念。多希望我的血裏流着一點呂蒙，也可以笑一笑，搖一搖頭，看也不看就走了呢。但是一個像我一樣不夠自私的自我中心者，害怕獨居，對未來充滿恐懼，毫無信心，毫無勇氣，是活該受盡折磨的罷。拾了件別人不要的垃圾，就以爲拾到寶貝，死抱着不放，還騙自己這叫做快樂。呂蒙假如知道，他會笑我，罵我，還是教導我？前因和緣被我用作擋箭牌，呂蒙排除萬難，爲自己創造美好前途。世界需要更多呂蒙，是的，因爲較軟弱者抬起頭的時候，不希望只看到一片蒼而白的天空。

老麥

不不，我已經心甘情願，將自己賣了給魔鬼。但是我還是這麼不爭氣，這麼痛苦，希望着不可能的事。你會認得我嗎，老麥，我已經沒有面孔。當年和你一齊上教堂，然後食豬肉乾，看余麗珍的小男孩，是的當年了的小男孩，如今並沒有成爲藝壇奇葩，並沒有成爲社會不可缺少的棟樑。他以爲歐洲可以使他忘記，他以爲新生活垂手可得。他見過太平洋一條

鯨魚，他見過米朽和杜魯福，他見過有太多亂眨眼的星星的晚上。老麥，我在這裏非常困擾，你在九龍官塘某大廈渡殘年。耶和華是個遙遠的名字，豬肉乾只剩下名字。我問問題，我有在腐爛着的感覺，你雙耳是否尚聽得清楚？最後一次會面，我食一客叉燒飯，你望着我出神。十年前你就看出我十分有限，展翼難飛？你不會相信我的性生活，你不可能瞭解我的牢騷。只因爲一張沒見過面的賀年片，廿六年的光與陰在我眼底閃現。你還記得，老麥，你令我羞愧。善者的記憶裏，我永遠九歲。我在一架星期天的巴士上按鈴，無比興奮。

葛荒元是

葛荒是個非常幸福的女人。她有一個男朋友，名叫煥，出糧那天買一束玫瑰送來辦公室給她。她恰巧外出，煥留下花就走了。葛荒回來看見，說：「呀……」也不怎麼驚奇，大概不是第一次罷。她找來一個玻璃瓶子，把玫瑰插進去，擺在桌上，香了多天，辦公室裏人人感激。

一次同搭電梯，葛荒注視我手上的戒指。她也有一隻，幾乎是同樣的，不過我的石頭紅色，她的石頭黑色。連大小也差不多，我戴尾指，她戴無名指。想是同一人做的，設計很普通，可是鑲得好。

葛荒也喜歡看麗蓮海敏和達修漢默，她先看漢默，因爲漢默才連帶看海敏，我則剛剛相反。我想問她，是不是五月出世，想想太唐突了，沒有開口。

不久她辭職。她和我們老板也合不來。我一早已經說過，葛荒是個非常幸福的女人。

五遊尼加拉



*黃潤岳

從小就在地理書中知道尼加拉瀑布，心嚮往之。一九五七年冬，我在哈佛大學讀書時，利用一個週末，約了兩位同學，冒着風寒冰雪，坐了一夜長途汽車，來到水牛城，住在尼加拉旅館。急不及待的立刻要出遊。旅館經理替我們找來一輛德士，司機負責導遊，索價廿元，大家嫌貴。他說他要帶我們去看美國和加拿大兩國的瀑布，而且晚上還要越境去加拿大看夜景。因為是冬天，遊人稀少。他還是削價成交。

先到美國瀑布的上游。一條大河，浪高水急。我蹲下來照了一張相片，河水好像從頭上壓下來。再上山羊島，水從兩邊直下。據說兩年前曾有土崩，因致遊人落水，發生慘劇。我們聞之胆寒，但是仍舊站在那裏照了幾張相片。司機一再保證無事，缺處早已修復。在那公園兜了兩個圈子，便登車過彩虹橋，進入加拿大。美加邊境往返，有如從前的星馬，看一下證件就行了。

在加境看尼加拉瀑布，另有一番景象。剛才的美國瀑布，真是小如兩匹白布飄下來。這馬蹄瀑布卻有兩百呎寬，直瀉而下，高達五六十呎，不由得你不震驚。我站在岸邊照相，那水的衝力，好像要把我帶下去一般。

由於不是旅遊季節，我們去參觀博物院，紀念品商店，燃燒噴泉等處。非常冷清。那燃燒噴泉很有趣味，用根長管插入井中，上端可以點火燃燒，火焰高達一呎。主持人用勺舀了那井水給我們喝，卻又清甘可口。

晚上回到加境，有幾盞巨型探照燈，向着對面美國瀑布照射。每隔幾分鐘，燈光變換顏色，美麗壯觀。照了幾張夜景，便回旅館。結束了初遊尼加拉。

一九七四年冬，我退休到加拿大。足不出戶，休息了半年之久。夏天一到，我便有重遊尼加拉之意。適馬六甲友人汪金海兄來，我就陪他一起去。因為時間有限，我們只參加了導遊。走馬看花，每處名勝都點到為止。十多年之後的尼加拉，完全不同了。瀑布附近，已經是一個大城市，還有兩座專為旅遊而建的高塔。三步一餐廳，五步一旅館。更有水族館蠟人館之類。我從前看的那些建築，已經消失了。

瀑布的雄偉，絲毫沒有改變。人爲的繁榮，髣髴有點逼人透不過氣來。

二個月之後，我和太太再去一次。這次不參加導遊，自己慢慢走。我們以瀑布爲重心，稍微遠一點的地方都不去。曾在樂聲塔上遠眺。那天雖然晴朗，視野不遠，看不到附近的城市。站在那上面看瀑布，反覺得它渺小。我總喜歡站在馬蹄瀑布的旁邊，看那千百萬噸的大水，在脚下傾瀉，聽那轟隆轟隆的水聲如雷鳴，讓那大水擊起的水珠濺在身上和臉上。同時我也可張眼看到整座瀑布，形如馬蹄，水面那麼闊，落下去又那麼深。

我倆早晨去，上午去，下午去，晚上也去。每次留連半小時，甚至於一小時。瀑布是同樣的瀑布，心情是類似的心情。可是，我們有萬物與我爲一的感覺；我們也有人我倆忘的境界。

有時我們站着近看，有時我們坐着遠看。有時我們一面吃零食，一面談天，偶爾看看。有時我們併坐，默不作聲的傻看。相看倆不厭，豈只故國山河而已哉。

後來，我們坐電梯到瀑布下面。抬頭望，如雲如山，有風有雨，奔騰直落，水花四散。濕我衣裳，聾我耳鼓。遊人擁塞在那個觀瀑布台上，好像蟲蟻一般。再橫過一段隧道，有一小窗，竟有瀑布傾盆而下，幾乎伸手可觸。我夫婦站在那兒，不知有多久，不想離開。大瀑布的大水，從頭頂上倒下來，在面前衝下去。水聲四震，無法交語。我有詩補記：

我伸展雙手

想迎禪

滲來一片冰涼

我呼嘯

沒有回響

在寬闊的隧道盡頭

我滿握兩掌的花和霧

本來想乘輪船再進到瀑布的正前方去。可是，我在隧道的窗口觸摸了瀑布之後，坐船去，再靠近也是遠觀。而且站在窗前，顯得我也並不渺小。若是幾百人坐在船上，浪花水珠，又高又急，離開瀑布仍得有很大的距離。由下面看上去，有如一片雲天，朦朧渾混。在馬達聲中，人擠人的搶着靠邊站，怎樣也難忘我。

第四次遊尼加拉，等如是專門野餐。我的表舅及舅媽由香港移民來加，我們夫婦去拜訪。表弟一家約我們郊遊。參觀了一些古蹟名勝，看過大河水閘，便到尼加拉去。從彩虹橋附近，開車到瀑布旁邊，幾乎走了兩小時。幸好立刻找到了停車位，皆大歡喜。把折椅火灶食品飲料水果，都搬到草坪上，生火烤肉。到處是人聲，到處是肉香。大家都疲乏了，大家都肚餓了。我們都一心烤肉的時候，突然看見瀑布如風揚起，竟形成了一兩百尺高的水柱。瀑布本身爲水霧所蓋，一片迷濛。已經是午後八點了，夏天白晝夜，夕陽在山，紅霞滿天，托出瀑布所伸展的水柱更高更白，不遠處還有月亮哩，蔚爲奇觀。我們看得發呆，把吃都忘記了。於是我有：

看 風揚起

千古的乳白

月圓長空

夕陽仍留在山之巔

到我們吃過晚點，收拾好東西，回頭再看，水柱已杳。那輪明月，獨掛天空。照着河在流，照着瀑布在傾瀉：

有明月

曲肱兩枕着

萬年不斷的歷史

我的表舅情不自禁的高聲大唱起舊戲來，賞人間之奇景，發思古之幽思，他當然是感慨萬千。至於我呢，沉醉在月色水聲中，好像一切都在和諧中凝固。回到家裏，通宵不曾入睡。今年八月初，三女夫婦要去紐約州某城參觀工廠，約我們一齊去。回程又從彩虹橋進入加拿大，在尼加拉住了兩晚。這裏更熱鬧了，又增建了一個高塔。娛樂遊玩的地方更多了，佔滿了好幾條街。蠟人館特別多，大部份是恐怖的。大概一般人都要追求刺激，恐怖是最強烈的刺激。我們華人從小就被鬼故事嚇怕了。長舌尖牙青衣黑髮，見了就緊張。我的胆子雖大，仍是敬這些鬼神而遠之。

有一個蠟人館前，站了一個白面無常，好像是一個蠟人。隔不了幾分鐘，他會突然把腳用力往地上踏；然後又木立如故。明知道是人，卻又像鬼；看起來像鬼，的確是人。偶爾他會伸出手來要抓路人，有的嚇得叫；有的看了笑。不久便有一位老太婆要和他合照，也有小孩來牽他的。有一個小孩不敢來，他爸爸說：不要怕，就像萬靈鬼節一樣。小孩就明白了。我們是臨時決定去的，還怕找不到旅館。問了幾家大旅館，莫不客滿。幾家像樣的汽車旅館，也沒有空房。只好退而求其次，到那設備較差沒有游泳池的汽車旅館去，想不到多數都有。我們住兩夜還有折扣。另外那些家庭式的房間出租，比旅館便宜得多，卻是門可羅雀。我們在這些客舍前面倒車，屋主會立刻出來招攬生意。這些客舍都是經過政府註冊的，而且衛生局經常派人檢查過。想不到旅遊旺季，竟爾門前冷落，如是不景。並不是遊客不多，而是出來旅遊的人，都要講排場。還有就是事先預定了的。於是，愈是便宜的住處，愈沒有人問津。

西洋人看重旅行，一年節省下來，就是準備在一個假期來花掉的。像尼加拉這種名勝地區，不論日夜，到處都擠滿了人，真正是擠得水洩不通。參觀那些雜七雜八的玩意，門票都是兩三元。有些場所，連票價也不標明出來。到你進去了，就是貴一點，也只好忍痛犧牲，不好意思回頭。如果有小孩吵着要看，更無話可說。

俗語說：城開不夜，正可以形容尼加拉。我午夜在街頭照了幾張夜景，不用閃光燈，如同白晝一般。

晚上，探照燈不只照射對面的美國瀑布，連馬蹄瀑布也有彩色燈光。水的衝擊聲在夜裏特別震耳，水花濺上來，有如陣雨。

路燈，車燈，建築物內外的燈，廣告霓虹燈……紅的，白的，五彩的，點綴了黑夜。儘管閃爍，總是非常呆板而沒有情調。尼加拉瀑布的夜景，是五彩的，瑰麗的。但是，你看了五分鐘之後，你就有「不過如此」的感覺。看上十分鐘一刻鐘，你就會覺得有點膩了。再下去，你就會疲乏，甚至厭倦。你自然會要離開。我以為這是我個人的偏見。後來看到大路兩旁的汽車，雖然停得密密麻麻的，卻不時會有空位。我們要停車的時候，剛好有輛車要開走，我們慶幸有好運。等我們要開走，前後的車早就開走了。到我們離開，後面又有車來了。誰願意老是站在那裏看那些燈光！

白天有大自然的美，可就多采多姿了。

我第一次去遊尼加拉，它好像還是一個鄉下大姑娘。我只看到她的羞澀。保留着天然的豐潤。我是慕名而來，看了就走。第二次去，完全是美國式的旅遊，一切公式化，機械化，見一座廟，燒一柱香。帶回一些風景畫片，連自己照的相也和買來的差不了多少。第三次倒是遊山玩水，真正領略了其中的樂趣，欣賞了大自然的奇妙。第四次原是當它作公園去野餐而已，想不到不期而遇，看到了水柱。第五次，我已是舊遊客，我知道珍惜我和瀑布所建立的友誼。看瀑布，是原來的舊瀑布，卻有新的感受；每次有每次的不同的感受。看市容，一次比一次的繁榮，一次比一次的熱鬧；卻也一次比一次覺得庸俗，單調到無聊乏味。

人是奇妙的。我還想再去，因為瀑布可以予我樂趣，可以給我靈感，可以啓我心智，可以縱我情懷，可以昇我境界，可以與我合而為一而使我忘我。至於那熱鬧繁榮的市面，並不會干擾我，我在擁擠的人羣中，仍舊可以忘我。那些娛樂遊戲，既提不起我的興趣，我便可視若無睹，聽若罔聞。有舒適清潔的旅館休息，有美味可口的餐廳用膳，那麼便有飽滿的精神，輕鬆的心境，安閒自在的觀瀑了。

稻草人

親愛的弟弟：你的信寄到了，非常高興。

既然你一直爲我們擔心，讓我告訴你，我們都很平安；唯一的缺憾是你沒和我們在一起，希望這點很快就會被彌補。呃……就是這樣，大家既健康又快樂；我們也爲你祈禱。

卡爾·哈山的女兒已經許配給亞士法，就是法穌拉的兒子；他們可能在回曆新年以前完婚。姑媽又多生了女兒——雙胞胎，所以不算以前死掉的那兩個，她現在一共有七個。叔叔身體很好，他計劃今年去麥加朝聖。阿發的媽在此給你最好的祝福。我曾經托人送給你一盒榴梿果，可是你沒在信中談起；如果沒收到，請告訴我。我將會弄清楚亞伯托拉是否又要詐；他說他已經轉交一個朋友遞傳給你了。我不太相信；如果我能信任他的話，兩個禮拜以前我就又送你一袋米了。

呃，老實說，亞伯托拉已經死了。

你知道以前他的左腳有點水腫，就是水腫而已，看過他的大夫說：那會好的。大夫開了一箋處方，你和我爲他抓了藥，可是無效。那以後，他那隻腳越來越腫，看起來像一條大枕頭。

這點沒甚麼重要，我只是要你了解……我不知道是否該和你談這件事，我還是告訴你吧，因為在信中你提到：耳聞我們村子裏的一些傳言，使你很憂慮。是的，我不該讓你在無知中惶恐。

我想，你還記得亞伯托拉不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不過，因為他有一輛老馬拉的貨車，對於我們村子來說，他是個頂有用的人。我們買食物或者其他東西都得看他呢，有時候他也載客人：城裏的人或者洋人，就是那些觀光客，但是現在……我不知道如何說這件事……好吧，有一天……

有一天，他走到村外去，沒人知道那時候他是否醉了，很可能醉了，他帶着一瓶廉價的伏特加酒，在山腳下的圳溝頭，獨自幹了幾杯……毫不尊重那是聖星期五的黃昏——這不是很認真的挑剔，你知道我的宗教意識並不強烈。喝醉了，他糊里糊塗的走進村子，沿着坎場的小徑。他是否故意這樣做，是他個人的良心問題。不過，他拿了一小塊木炭，在稻草人的臉上畫眼睛和眉毛，又把自己的帽子戴在它頭上，並且抓了一把羊毛在它鼻子下做了一道鬍子——很大片的鬍子。因為這片鬍子，我絕對不相信他醉了——這羊毛如何來的？在動手之前，他必然先安排了。我們可以想像他在人家的營火堆，或者甚麼地方弄到一小片木炭；可是，問題在為何一個人的口袋裏會有這麼多羊毛？

第二天，人們好奇的跑去看他的傑作；其實，有些人早就在前一天，看到他站在稻草人前面做了甚麼。那個稻草人……我確信你將會難以忘懷——它是那個長年穿一件破外套的，外套曾經是村長的。這個有兩隻胳膊的稻草人，既高又大，古城廢墟後面的這些耕地，從來不敢有烏鴉或鳥雀掠食。此外，不知道是誰，用石頭殺了兩隻烏鴉，將牠們的血塗在稻草人的外衣衣領和衣襠，然後把牠們的屍體，繫成稻草人的雙手。

沒有人猜想為甚麼亞伯托拉，要在稻草人臉上畫那麼大的一對眼睛，而且做了那麼大的一片鬍子——大得一百公尺外都還看得到。當然，也沒人介意他的惡作劇。我敢說，任何人看得到了都會大聲笑着說：做得好！亞伯托拉。可是，孩子們呢？你是否明白我的暗示？孩子們，就講我們的小阿發吧；不提他是個膽小鬼，而且，呃，要不是我硬拉着他的手腕，無論如何他不敢走近稻草人十步，去看亞伯托拉的傑作。這裏，我沒特定指我的孩子，我考

慮了別人的孩子，以及我的學生們。對孩子們來說，小鬼怪、惡魔、仙女和女神都是很有趣的話題，可是，當風兒飄動稻草人的外套，和那兩隻像張開手的烏鴉，則是另外一種氣氛。讓我談談蘭尼蘇拉，她不是個小孩吧？第二天的黃昏，或者是星期一的黃昏，這個理智的老婦人正巧經過那個特殊的地點，去撿乾草；成捆的乾草頂在她頭上。忽然，她看到那個稻草人；他們沒說那時候天色是否黑了；我們可以猜度是在夜的邊緣。這婦女是獨自在田野的，她的叫喊聲傳遍了整個村子。黎明時候，他們找到了她；那個看管田地的人，看到她躺在溪邊。

沒人知道是誰幹的；一條寬帶子——十分寬的帶子，繫在稻草人的腰上。當然，那是蘭尼蘇拉的。我想，那時候一定是颶風，使得稻草人的袖子翩翩起舞，而死烏鴉的翅膀和羽毛也活起來拍拍作響，或許那片大鬍子還弄出甚麼可怕的蕭瑟聲。一定是這樣的情景，要不然她怎麼會如此被驚嚇了呢？當他們用醋混和稻草以及泥巴包裹她，將她扛離那兒，她瞥了一眼稻草人，痛苦的呻吟一聲就又昏死過去。

現在，或許你要問，爲甚麼發生了這種慘事，他們不把稻草人踢倒或是燒掉，以求心安。你知道，在多少地方，人們在木板上釘了一灘骨髓、一個驢子頭或者其他可怕的東西；再不然，當播種或者開始種植黑草莓的時候，人們總是要一些孩童到田裏去大喊，或者扔石頭。否則，鳥兒們絕對不會放過那些種子，讓它們生根、發芽，長葉結果。

孩子們究竟怎麼想呢？讓我試着這樣解說：那些做母親的非常高興，任何時候，如果她們的小孩哭啼或調皮，她們只需提那個稻草人，就能使他們安靜。不過，這些婦女半個也不會走近那個稻草人。很有趣吧，這些把孩子們嚇壞了的母親們，自己也很害怕哩。她們不再直接走進田野，都是拐彎走淺灘那邊，白楊樹叢間的小路。

我相信，你不會相信我下面說的另一件怪事；可是，我以此刻的落日發誓。有一天，在黎明之後，天色非常亮了。塔吉，那個巡視溝圳的人——三十年來他每夜都在田裏巡視灌溉用水，逕直的跑進村子，衝進人家的屋子。那時候，軍人米拉·葉朵拉的妻子正在廚房做飯，沒帶面巾——可憐的孕婦，當時獨自在家。塔吉衝進了院子，說——或者他根本沒說甚麼；他只是瞠目結舌，喃喃的說：喔！老天！就是這樣，然後他昏倒。那個晚上，米拉·葉朵

拉的妻子流產了。你想想看，塔吉，那個慣於在夜裏巡水的人，而且那時候是早晨——我想太陽已經升起來了。當他們跑去抬他，他的雙眼赤紅得像兩碗血。

我是第二天去看他；他滿嘴唾液，而且幾乎是皮包骨了。「塔吉，你怎麼了？爲甚麼？

你是冷靜膽大出名的人啊？你看，你弄死了一個嬰孩，也許是男的啊。」

「我沒辦法。」他說：「唉，我親眼看到的。」

「呃？甚麼？」

「喔——我……怎麼……麼……解釋呢——這個稻草人已經變成食屍鬼了，對了，就是這樣，它還追着我跑呢，來福槍，喔，老天，它扛着一把雙筒的來福槍……」

記着這點；他幾乎是瘋了。

我們之中的一些人，一起走進田野去看那個稻草人。它依然在原來的位位置，當然也沒甚麼所謂的來福槍，而且那兩隻烏鴉已經爛光了，跌落在它的腳邊。我們就站在它前面，而且仔細的將它瞧了再瞧。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們就站在它前面，它的手握着，只是手。

再跟你講另一件事；這不是隨便任何地方，可能聽到的故事，就在那個晚上；我剛剛睡去，阿發的媽將我搖醒。

「嘿！你聽！」她緊張的說：「老天啊，你聽聽看。」

「聽甚麼？」我說。

「就是靜下來聽。」

我明白了。

那個晚上，老天保佑我們的母親，她在隔壁睡得很好；是的，她是個輕眠易醒的人，可是她的房間毫無動靜。我很專心在聽，可是甚麼聲音也沒聽到。阿發的媽抓着我的雙腕，發抖得非常厲害，以致於我的手也跟着抖起來。

「你聽到甚麼聲音沒有？」

我沒回答她，我劃了一根火柴點亮油瓶燈，這點細微的突然的響聲嚇了她一跳，我能聽到她的牙齒打磨；我能聽到的就只是這種磨牙聲。此外，再沒別的聲音了，甚至於那些每天晚上到天亮都會吠個不停的狗叫，鷄也不啼了。

我拎着油燈走到門口，門是鎖的；我們拴了兩個門門。那個夜晚非常溫暖，但是，呃，我們是這樣緊鎖了門。

她說：「看在老天的面上，請你不要出去吧。」

你也了解女人的心，我倒是不怕甚麼，可是想想她是個女人，而且我恐怕把她嚇昏了。我沒出去，只是移向窗戶，撩起窗簾。甚麼也沒看到，我把窗戶打開。夜空非常清朗，半片雲也沒有，星星就顯得非常明亮。

「妳看。」我說：「甚麼也沒有啊。」

可是，有的，至少我想一定有甚麼東西，使得鷄狗無聲。

「現在好了。」她說：「自從你點亮燈，那個奇怪的聲音就沒了。」

「去睡吧。」我說：「免得弄醒了孩子。」

我的心搗蒜般的跳個不停，老天，我忽然想，是否我的狗將會叫呢？我的狗撐着兩隻前腿，坐在無花果樹下，直豎兩耳平放尾巴。

「比利！比利！」我叫着；我叫得很輕鬆，牠沒聽到，或者牠聽到了但是不過來。牠甚至於連個尾巴也沒搖；就像石頭那樣坐着，直視着院門。

「你聽到了啊？」她說。

「甚麼？沒啊，甚麼也沒有。」

我得感謝上天；她已經上床了。如果她看到——如果她在窗口看到比利那樣坐着，那我就要累慘了。

「唉呀——妳胡思亂想啦。」我關了窗戶，這一次我也上了兩道門；不過，避免她多疑我讓窗戶開着。

我關小了油燈將它放近手邊，然後躺下來。現在，我就等着了，兩耳都聆聽着等比利叫。老天知道我等了多久；阿發的媽終於睡着了，我十分清醒，然後我聽到——那絕對不是出自幻覺，是一種腳步聲，很清楚。不過，那不像某人走着，而是用一隻腳跳。更像是一節樹樁撞在地上——聲音強而沉悶。這聲音不是從空中，是從地上來的——從我的枕頭——絕對不是從空中來的。當我從枕頭抬起頭，我就聽不到；但是只要我把耳朵貼在毯子上——我甚

至於掀起毯子把耳朵貼在蓆子上——我立刻又聽到了。那聲音很近，但是不持續；有一陣我猜它停了或者走了。可是，幾分鐘，不，一個多鐘頭後，我又聽到地上傳來這個，撞地的沈悶木樁聲；只要我把耳朵貼在牆上，我就能夠聽到它。

記不得是甚麼時候聽到狗叫；第一聲狗叫遠遠來自村子的另一邊，然後我聽到比利，比利拉起一陣強烈的鼻管聲——就像那種死亡的凶兆。當一條狗對着房子，或者面對月亮這樣長嘆，人們就會恐懼一個念頭：或許明天，那間房子裏會死人。

那個奇怪的聲音不會停止；不過，漸漸的減弱，聽起來就像要消失了。就這樣，我不再繼續聽它，而捲了被子坐起來；就是在身上捲了被子坐在床上。可是，我覺得冷，非常冷。一直到黎明破曉，窗口發白，那些狗子才停止狂叫。

中午的時候我被通知了——更精確的說，學校的看門人告訴我，村長的女兒已經在田裏被找到。我想，你已經忘了這個納吉絲——當你離家的時候，她大約十二歲，現在是十七歲，喔該是十八歲整。南施羅拉說：他們在稻草人的腳下找到她。那時候她還在睡覺——戴着臉罩巾，睡在剛發芽的麥子上。她的衣服很乾淨，呃，地上一點兒也沒泥濘，甚至於也沒塵埃；她只是打赤腳。當男人們走近她的時候，村長踢了她一腳。她先是醒了，然後站起來整理自己。首先，她瞥了一眼那箇稻草人，才看那些男人，然後開步走向村子。她走在前面，男人們跟在後面。她沒跑，可是他們必須快步才能跟上。村長走在他們的前頭，走得非常快；他好像想抓住他的女兒，可是抓不到。

這以後，是第二天吧——你也聽到了人們的閒言流語——我自己是這樣聽說，不過忘了是誰告訴我。他們說，村長請了澡堂的看管人，蘭尼·庫貝拉去照顧納吉絲。根據阿發的媽說，蘭尼·庫貝拉表示：納吉絲沒絲毫損傷。我也這麼想，應該沒甚麼差錯才對；我的意思是，不可能那樣的，甚至於假設……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訴你我親耳聽到腳步聲。也有些別人聽到，歐斯塔德·哥班就是其中一個。不過，我必須提醒你，他說他是在睡夢中聽到的。

大約一個星期後，阿發的媽告訴我——她發誓說，一個鄰人的太太已經鬆了蘭尼·庫貝拉的話匣子。天知道蘭尼·庫貝拉是否曾經大意了；至於我，我不相信那個鄰人太太說的故

事，不，我仍然不相信那個故事……沒人在街上或者澡堂見過納吉絲，這倒是事實。不過，也許因為她不想看到任何人吧。

好一陣子以後，阿發的媽又告訴我一個流言：有人曾經看到蘭尼·庫貝拉，頭上頂着大鉢，走進田野。那是黃昏時刻——一個奇怪的時間。她走過舊城的廢墟和坟場，然後才走進田野。誰看到的？阿發的媽發誓不說。又一個禮拜以後，阿發的媽告訴我，她曾經在澡堂看到納吉絲。納吉絲的臉色像餿壞的牛奶那樣白，而乳頭發黑。唉，村子裏的所有舌頭都動個不停——談這箇可憐的十八歲女孩。可是，那怎麼好相信啊！

我自己倒是看到一些東西；這是我特地要告訴你的。秋季班開課後不久，我拿一個足球給班上年紀最大的孩子，讓他領隊把班級帶到河對岸的田野。半個小時以後，我正在散步，突然，我的眼神被那個稻草人吸引住。我發現，在它的根部有個土墩，大約兩鎊子的土吧。可是，如果你能想像，那就像一個嬰孩的墳堆；兩三個月的胎兒需要多少空間？是吧？

我太吃驚了，尤其因為黃昏已近。我一點兒也提不出我一向的勇氣；四十三歲啦，我差不多老了哩。我明白那個稻草人根本不可能走動，更不用說追着我跑。無疑的，我不會想它是在我後面，可是，相信我，我並不確定甚麼東西在我前面。這一次，我確確實實的覺得，那腳步聲不是來自地上，而是空中！我告訴你的，絕對真實——我覺得我同時聽到沉悶的木樁的撞擊聲，和我的心跳。其實，我應該察覺它們相同的頻率，可是，我終究老了，我走不快更跑不動，特別是：每次我試着走快，快個四五步，我的心就跳得令我受不了。

當我走到河的對邊，半個學生也不在那兒，我想回頭走，可是我能走到哪裏去？喔，甚至於我靜靜的站着，我的心似乎也無法平靜呢。學生們終於三三兩兩的出現；兩個傢伙不見了。帶頭的學生哭着說，他們溜回家了。這個學生哭，因為他試着跳過小河，跌下水濕了全身。他們看起來都神經質得不安，可是我無法安撫他們，我只能立刻要他們排好隊伍；這次我將他們排成兩行。我們沒走墳場那條路，我們向後走過小樹林，繞個大圈回學校。

如果你在這兒，我仍然懷疑你是否會相信這件事——用盡各種矯正方法或祕方，想懷孕而失敗的海傑·達吉太太，有一天忽然心血來潮，她走過墳場去看那個稻草人。她繞了稻草

人走了五圈，然後在它面前做了很嚴肅的性儀式，接着，她倒了三碗水在稻草人身上；左右側各一碗，還有頭頂。

好了，除開這些，我們的亞伯托拉怎樣了呢？前天，當他從城裏回來，和幾個觀光客。在車上，他們之中的一兩個，或者他們都挑唆他。總之，就是那個晚上。他們說，他下了賭注，打賭他敢去挖掘稻草人的根部，解開小土墩的謎底。他有一把手電筒；觀光客們在路上停下來，駐足在墳場邊觀望，而他獨自扛着鏟子向前走去。站在那裏，他們能看見他漸去的黑暗的背影，同時看見稻草人。陰冷的風吹着，他打亮手電筒照着稻草人；他們能夠看到稻草人的鬍子，也能看到它的雙手在風中搖擺。終於，他走到稻草人面前了。

我們不知道他怎麼搞的，他們立刻就發現手電筒的燈光是照着亞伯托拉，而不是稻草人。燈光中，他們看到他彎腰挺身，上上下下的鋤了幾次。忽然，燈熄了，而亞伯托拉接着放聲喊叫，喔不是，不是喊聲，是尖叫聲，或者該說是一種呻吟聲。當我們被通知這件事，立刻打了油燈去探看；我們發現他，在靠近村子這邊的一個墳堆上躺着。鏟子仍然在他的手握中，不過他的兩個右腳趾頭刺斷了。他的皮鞋不在腳上，不知道爲甚麼。稻草人穿着他的皮鞋；我是說，皮鞋在它衣擺下面，只露出鞋尖；而且，手電筒在它的口袋裏——開關是熄的。看那皮鞋的樣子，稻草人真是站着的。那個土墩看起來不會被動過，我想它是被重新整理了一——圓圓的像個墳，小墳。亞伯托拉是個莊稼漢的兒子，你無法爲他辯說；也許他不懂得用鏟子。如果你認爲這故事太荒唐，好，爲何他要鏟自己的腳？皮鞋呢？爲甚麼他用鏟子的時候，要脫鞋子？他應該穿着才對啊！又不是新鞋。再說，那兩鏟泥土堆的小土墩，根本不需要多少工夫去挖掘。讓我們再回頭來留意那雙皮鞋吧，也許鏟到腳趾頭的時候，他自己脫下來的；或者鏟斷腳趾頭以後，被脫下來的。好，誰幫他脫的？根本就沒有人有勇氣，敢去探看那雙皮鞋究竟損壞沒有。

他那兩個腳趾頭，斷得只剩下一點皮，絲連着；我們能做的，就只有幫他止血。醫生來了，檢查他的傷勢後用了綑帶紮緊——沒有用，因爲他的右腳也腫得像一條枕頭。醫生說：我們必須把他弄到城裏去，割掉傷腿。亞伯托拉搖搖頭；沒人想用一隻腳走路。他搖着頭，只是這樣。我們之中爲何沒有人表示意見？唉，我不知道，這判斷需要更多的悟力，而我沒

有。他是昨天晚上死的，早上他們將他扛到田野，葬在一個靠近稻草人的地方，就是緊鄰那個墳堆——不是墳堆，只是兩鏟泥土堆的小土墩。

好了，現在隨便你想了，或許可以衡量你所聽到的傳說，看它的輕重與虛實。至於我，我不是個懵懵懂懂的小孩，蘭尼蘇拉不是，塔吉也不是——不是想像力過份豐富的人。尤其是，我這做哥哥的你最了解。可是，憑着阿拉偉大的神威我發誓：以後，我如果聽到任何我聽到的，不管是誰說的，說的是甚麼，在甚麼地方發生，爲甚麼發生，我都會相信。

這一切已經足夠真實；當歐士塔德·哥班和村長、做儀式的在亞伯托拉的墳上畫線，同時唸最後的禱告詞爲他祈福的時候，人們看到一陣風颳走了稻草人頭上戴的帽子。可是，你要知道，問題不在它的帽子，也不在它那把鬍子——老天原諒！都是亞伯托拉的傑作。因爲，今晚會颳大風，明天早上我們村子裏的人，全部都會看到那把鬍子——沒有甚麼東西會留下來。或者，如果下個雨季來了，它就要來了，即使只是一點點雨水，無疑的，那兩個大眼睛也將會被洗得不留痕跡。不！我能了解全部的意義。問題是我這該死的心——亂跳着，還有已經被改變了的空間。因爲亞伯托拉和他所做的心，已經發生了。現在，就是此刻，我能聽到它的聲音；兩節木樁劇烈撞擊土地的沉悶聲音。比利也聽到了，這原來就是牠不叫的原因；牠擰着兩條前腿站着，豎起雙耳。喔，牠的意識清楚得像牠嗅覺敏銳的鼻子。

我將會再給你寫信，阿發的媽和孩子們向你請安。再會。

譯者附記：

Hushang Golshiri，伊朗，四十五歲，小說作家、編輯、教師。其長篇小說 *Prince Fhtejab* 改編的電影曾獲一九七五年德黑蘭國際電影獎首獎。一九七七年伊朗 *Frog Award*。一九七八年美國艾荷華大學國際作家研究班會員。本文譯自他的短篇小說集 *In My Little Sanctuary*。

（編按：本文原刊台北「中外文學」第八十六期。譯者東年是台灣近年崛起的新銳小說作者之一，他的小說「悲沉悵恍，很可指望」。）

／洪泉

豬的黎明

我必須在凌晨三點半起身。昨晚養豬的阿婆告訴我，明天是賣豬的日子。

「明天要出豬哪。」阿婆的眼中掛上光彩，好像灰黯的門楣在臘月裏貼上紅紙。「明天要早早起來，捉豬人很早就來。」

我連連應諾，她已經說過好多次，昨夜，她總是那麼地興奮着，自從我來這裏一個多月，只見她這次如此興奮；每天她都忙着，我從沒有看過她沮喪地坐下來。阿婆不是位強壯的老婦人，她不像那種常在鄉下所看到的老女人一般的體格，她沒有，她瘦瘦的，使人聯想她年輕時輕盈多姿的少女，像鄉下潮州老太太的那種姿樣。每天，她都顯得疲倦的樣子，不，她是疲乏的，疲乏的似陰處曬桿上的灰破衣料，等候冷風吹動，吹動久已老了的沉朽歲月。如果有一天她病了，就像我家長年在病榻上的祖母，再也爬不起來，我真怕，她有一天會猛烈沉寂倒下，有如漂流中的紙船，永遠恢復不來，但，目前，她每天還撐着身子，在豬欄裏

忙着，爲豬照顧一切生活。一共四五十條豬，第一天我來的時候大略數過，並且看着那些豬毛總是在它背上豎着，毛色灰和黑雜生，總覺得它是風中的野草。阿婆凌亂的頭髮老是顯得過度操勞，灰和黑雜生，風中的野草在傍晚的旱季裏擺動，她身子一上一下的把豬菜倒入槽內，哼哼的豬嘍，震動破腐的豬欄，糞味和從豬身上散發的氣味和熱氣，使欄外的植物長的蒼青，爬籐散蔓，偶而在一處可以發現牽牛花，有時候我發現阿婆在耳邊髮際別上一朵小花，小花生氣盎然，阿婆的衣褲沒有小花的新鮮了。

月光仍然，沒有年華似地從楊桃樹中透進欄棚裏，照過灶上燒水的火光，越過爛木欄上，虛無的貼在睡豬腹上。一上一下呼吸的腹，月光跳動着，灶上的火光也閃動着，我再加木材入灶，火光閃得明亮，月光一下子就從豬腹上迷失，閃動的火光在漲動的豬腹上充滿節奏，豬毛也微微發亮，我想起了家鄉河流的落日也是這樣子，身在幾百里外我看到故鄉的落日，金蛇狂舞的落日；在豬的生命裏，在破陋的棚子裏，在郊野，在寒冷渴睡的凌晨，我重溫故鄉唯有音訊，日落公主城。鷄啼猛烈在我頭上響起，像俯視深幽的井下我聽到井裏魚躍，那一聲長長遠遠的聲音，像在我立志的書中揭起，它再也沒有機會揚起。霧在晃晃蕩蕩的公主河口飄寒，現在也是，我又在灶中加木，遠方的鷄有一聲沒一聲起落，我實在想離開這裏，阿婆答應豬賣出去後給我七十元，我可以繼續我的行程。一個多月來，豬老是在長大，我的歲月卻消失於曠野，儘管速寫簿中都是豬和欄棚池塘中的水風信子，還有阿婆和鷄，還有阿婆口中的傳奇故事，我想我再這樣下去，我會在豬羣中消失了意志，會在傳奇故事中沉默無爲，當初來的時候，餓着肚子，看阿婆在這破陋棚子養豬，豬隻狼吞虎嚥，使人嚮往起故鄉生活，那已經失去的歲月，十多年前的生活，祖母也在這種情狀中和豬呼喝，咒罵，我總是出其不意的在豬身上拍一下，樂的不得了。

「阿婆，讓我幫你養豬好嗎？」我只希望在這年下能一手抓到一點食物。

一個陌生的年輕人使一個老年婦人吃驚，它時常都這麼告訴我，她很吃驚，從來不相信有人會來這種地方，會有一個人到她這破陋的屋子來看她和豬，她的兒子在城市裏，一年中幾乎沒來過，我看到她臉上掠過一份淒涼和一絲溫暖，「阿婆沒錢給。」她說，「你不能在

這裏住下，我跟豬和鷄同一個棚子住着，這裏沒有一處清潔的地方。」我沉默，我在她面前說不出適當的話題，她臉上的縐紋像我祖母的興悅，一點點的安慰掛在上面，她拍拍豬背，拉拉豬的耳朵。「阿峇，我請不起人，你到山背後那家農場去問問。」

「阿婆，我不要你的錢，你給我吃飯就可以。」

「呀！阿峇，你多久沒吃了。」阿婆忽然間看到我的痛苦似的。

「早上我還吃了。」我知道我說得很不自在。

阿婆把鍋裏的剩飯給我吃，好可憐的老人，孤單單的在山丘這兒過日子，和豬和鷄鴨同住在这棚裏，每天忙做豬菜，我全沒想到一個老人能養四五十條豬，她到底是怎樣忙出工作來。在這山丘裏要去半里才有人家，幾里外的山後才有農場有集居的人們，她生活得孤獨，一個人睡在豬棚一角的板房內，四處都是鷄鴨的棲所，鷄在棚子裏所有能夠立足的架子上棲息，晚上走過時怕有糞從屋頂上掉下來，到處都是鷄糞和鴨糞，母鷄在棚架上的破箱子裏咯咯叫，下了鷄蛋振翼落在豬欄上引吭，鴨子從草叢中帶出幾隻黃鮮鮮的小鴨子。

「小鴨，阿婆。」從我的記憶裏，我忽然間又看到我以前的生命。

阿婆笑了，瞪着這些冒然出現的生命，似乎雖也沒預料它們會出現，搖搖擺擺的跟在母鷄後面，骯髒的母鴨在豬糞溝裏啄食，我即忙把這些小東西趕到一個清潔的地方，找個破籃子把牠們盛起來，阿婆阻止我這麼做，她說，甚麼東西都要生活，讓它們去吧！這實在使我不解，一個初生的生命在一個老人眼中不重要，一個生命剛開始就被人們丟棄，我堅持要把牠們禁起來，阿婆生氣起來，把小鴨子全部抖出來，這實在是件太平常的事，在家中那時候，鵝黃的鴨子出世，祖母就把它禁起來，不給牠們碰着冷水，說是會死的。人有愛，能和自然界的生命同活。可是，阿婆瞪着我，小鴨有牠們的母親看顧。她說，我們還要給牠們甚麼，不須要寵壞牠，阿峇，小小鳥兒都會找蟲吃，不用我們爲牠担心，我們爲甚麼要爲這幾隻小鴨子操心，甚麼東西都會自己活下去。這是我從沒想到的話，真使我恐懼，這自然界的東西太奇妙了，阿婆她自己活着，所有動物都環繞着她活着，人是不是多餘的，爲了自己的生存強給動物不須要的愛呢，阿婆爲甚麼還要養豬呢！再從牠們的身上得到利益，人的愛

不會無緣無故施捨的，它是有目的賦予的，我忽然明白了，愛是奪取，我們並沒有愛，我們只是爲自己的生命施展競爭的手段，尋找對象，我們給予愛，只是爲了那東西的價值，阿婆養豬是爲了價值，爲了她的生命能得到延續，她不須靠鷄鴨養活她，鷄鴨在她的生命中自由自在，在自然中死亡和生存，和人一樣的爲自己的生命乞食，掌握自己的生命，而不把生命送去人的手中殺害，我明白阿婆爲甚麼能在這野外，自己和這一切生命一起生活。

「阿峇，你記得這麼早呀！」

「呀！阿婆，早呀，日頭還沒起來！」

阿婆打斷我思想，使人吃驚，她身影疲弱和凌亂的手法，灰黑的衣服，開始在黝黑中移動，蠕蠕的軀體發生聲音，水壺蓋子一張一閣地動，天漸漸渾濁初開。動手冲咖啡，鷄在頭上的架上振翅，鴨子也不知從哪裏冒出來，阿婆打水，豬欄裏也傳來聲音，天開始迷濛。

「阿峇，快點喝咖啡，捉豬的要來了。」

不會的，我心想，捉豬的不會這麼早就來，以前在家鄉時候，捉豬的時常在中午才來，祖母就會和他們吵架。豬子都吃過幾小時，已經快餓了。你們想牠空肚呀。祖母每次都和豬佬們吵起來，空肚的豬減了一些斤兩，捉豬佬都是壞心腸，那時候留給我這麼一個印象，他們都像豬一樣腦滿腸肥，只是比豬狡猾一些，比豬有一點斤斤計較的知識。以後，我長大了，漸漸聽到很多很多豬佬的故事，他們把我們辛辛苦苦的成果逐漸地吞食，否定了我們每季的血汗，我們養出這一羣豬，被我們愛心愛着。但我們漸漸失去了豬的本份，一種誠樸和貞志的形象，社會成了養豬人，我們在社會的欄子裏活生生的噬食祖傳的糧食，再也得不到新的給予，還很自然似的到處擺動着生活的姿態，把傳下來的成果一顆顆的擁溫，可是，日子久了，捉豬人來了，社會得到它養育的貧窮，我們都是犧牲品，這羣豬，連溫飽的權利也被捉豬人抓走。

生活在野外，生命都很自由，你會發現一隻鳥死在收宿葉子的含羞草上，你可以看到一條幼蛇蠕動地從蛋中爬出來，一羣螞蟻由死蝶的軀裏列隊而出，只要天暗下來之後，另一種生命就開始，天一亮時候，也有另一種生命開始，只有蚊蟲不分晝夜，牠的生命在其他生命

的熱力裏保溫。我從豬鍋裏盛出一些豬菜，倒入破鉢裏，鴨嘴在豬菜中尋找，幾隻鷄趕來，咯咯和喀喀地爭執着，一隻小東西搖搖擺擺地在鉢子裏闖動，哪！那是小鴨呀，牠不再是鵝黃色了，我最喜愛的鵝黃色不見了，鮮鮮與輕輕的光彩被污泥褪去，小生命開始爲自己的軀體掙扎。

「阿峇，多放一點粗鹽。」阿婆在豬欄那邊大聲指揮，被冷水冲醒的豬開始嗥叫，一聲比一聲大。

大片土地亮了些，我抓起大把粗鹽灑放進豬菜裏拌，挑進欄柵，這裏比外面暗，一欄欄的中豬和小豬都仰頭，長鼻加上細眼，我看不清牠們的眼神，但是我聽到牠們哼的聲音，牠們不久了，失去一些可以爭吵的同類。

豬聲冒着氣，濛濛的烟白和味道混和，味道好像從烟裏冒出來，它們沒有發現早食的原因，這是不正常的事，仍然是那副吃樣，拚命地擁擠排斥，搶食，太早吃對牠們並不驚異，而且搶吃的比平時更凶，我知道都是那大把粗鹽作怪。

欄裏動黑，阿婆呼喝過去那一欄裏的一隻黑豬，瘦瘦的手用力拉它的耳朵，豬排擁同伴迴避，她乘這空隙再倒下豬菜，一下子，羣食的聲音震動野外寒氣。豬欄裏熱烘烘地，把最後一桶豬菜傾進槽裏，人已經滿身大汗，提着桶向外走的時候，我聽到機動聲，鑽出棚子張望，在陽光還沒照地的地方，一輛小羅厘菠顛迴迂地向這邊來，遠遠一座座的山丘靜止在它們的位子，這個世界再也沒有甚麼可以動的巨物，每天早上我都看迷霧在山丘林野中散去，今天，這一輛車爬上山丘，車前的燈光不斷地搖動，一下子車不見了，我知道車再爬上來的時候就會停在面前。

「阿婆，捉豬的來了。」平常沒有車會來這兒。

「吸血鬼！豬還沒吃飽就來了。」

我仍在寒涼的楊桃樹下張望，一下子車衝上丘頭，向這兒奔來，車燈直射這兒，像探尋前方的獵物，我看到露珠在葉子上閃亮，燈光射在陳舊的棚上和木壁上，陽光也沒這樣子強烈，木板上的裂縫非法的吸入外來的烈光，沒一個縫和一絲木刺能逃過這道強光，強烈的亮

光一道一道地侵佔暗澀裏的土地，猛烈間我也暴露在中，車子在前面停下來，強光一下子斷魂，涼洩的風和寂靜又來臨，豬欄裏不再激叫，突然間這世界都被來人征服，車子裏跳下來人來，他們不是我想像中的腦滿腸肥，在早晨微光中，我看出他們都很霸氣，好像在城市街道上你所看到那一種蠻橫的人一樣，他們都以爲這世界已是他們的天下，他們要錢的話可以威脅，標榜至上爲所欲爲，不再把你看在眼裏，穿得整整齊齊，手上掌握着一包香煙，就那麼氣勢高昂，永遠不讓路給你通過的樣子，除非你不計較後果且果敢的劃一刀見血，否則他們認爲他們不是當道的人，那幾個捉豬人的氣氛給我這種感覺。瘦的身軀，看起來比我還黑，他們一下車就呼叫，這裏沒有路呀，太衰。這種鬼地方，突然他們嚇了一跳，他們發現我在楊桃樹下。你想嚇死人呀，躲在暗地。對不起，我連忙陪不是。喂！阿婆幾時養出的。一個黑黑的傢伙對他的同伴說，這條伙戴一頂帽子，另一個傢伙向豬欄走去。

「喂，回去，出去，沒吃好呀！」

「阿婆，你別給牠們吃太多呀！」

「是呀，阿婆重斤不得了！」

「你們來這樣早，豬還沒吃好，想捉空肚呀！」

「阿婆，你的豬都養囉！」

這羣人向欄那邊走去，豬停止搶食，驚愕地瞧這羣陌生人。

「阿婆，豬不再吃了，我們動手。」

阿婆急氣敗壞地跑過去。「你們太不應該這樣，也該給牠們吃飽。」

「都吃飽了，阿婆，你看，不吃了。」

豬開始挪動牠們的身體，慢慢的全擠到欄尾去，擁擠一堆。

「你們這羣沒命的。」阿婆生氣地叫喊。

現在生氣也沒用，豬被抓進籠子裏，過稱時又是爭吵。

「我的豬不會這麼輕的，再稱過，阿婆，你來看稱。」

我在一旁看到這羣傢伙作弊，欺侮一個老太婆，最後還是阿婆又叫又罵，這羣東西非常

不甘願地重新稱過，又要花招，稱尾一抬，就被壓下，不斷的抗議，好不容易稱完十二隻豬。

「阿婆，你的豬很重斤，你給牠吃太多了。」

阿婆冷冷地說，「要等你們來了才養嗎？」

「阿婆，我們虧本呀！車子跳到山下，豬拉出糞尿，我們就虧本吶。」

「幸虧有阿畚，不然被你們吃了。」阿婆氣呼呼地，但仍掩不了心中的喜悅。

那個傢伙瞪我一眼，我笑着對他們說：「你們應該等過了中午才來，那就不會重斤兩了。」

「我們的豬曬回去不死才怪。」一個魯莽的傢伙氣呼呼地說。

「走吧！」

我目送車子後的豬在山丘上晃擺，突然一道陽光掉在丘上，車子和豬都浸在陽光裏，一下子綠色山丘在陽光中冒出寒意。

陽光透進棚子裏，阿婆坐在椅上，其餘的豬又開始叫，疲乏從阿婆的身上冒出來，她像一個病人，無精打彩坐在椅上。我看到病痛中的祖母，阿婆用袖子擦眼睛，祖母也曾用磨損的袖子擦淚，生命在她們的生活中消失，我不忍再看阿婆，挑起桶裝豬菜去。野外又輕輕盈盈的冒出新生。阿婆說，毛蟲都會找葉過活，我們爲甚麼不能在這塊泥土上長大，討活。我又看到我在野外的黎明中起身，到另一個地方去。

生之音

／罕的小說

1

「火祭的美，往往叫人受不了。」

參加火祭的人不多，知道它的更少。即使這個偌大蠕動的陸地，也彷彿只有麗艾等人知曉。況且，火祭也僅僅在麗艾山頂上的房子舉行。

這玩意兒，是丈夫生前想出來的。不過，他最喜歡的事，卻是舞會。生前時常招開舞會，邀了大批的男與女，看着那些男女，興奮地笑了起來。

麗艾走進酒櫃台，倚在他身邊，說：

「多神氣的人。」

「可不是。那聲音。」

「聲音……甚麼聲音？」

「只知道它是個聲音。它時常在我耳旁響着呢。」

麗艾依稀記得這句話。

因此，直到現在，參加火祭的人，僅限於她認識的六、七個朋友吧了。

2

……。

二月到處開滿了花。麗艾給森夫掛了電，連接二次都沒人接電，她決定到他住宅去一趟。到了他的住宅，她整個身子撲在門上似地敲了幾下，幸好她有另一根鎖匙，打開房門，裏面空着。她把手腕裏的小皮袋放在桌上，走到窗口，中午的氣息像泡沫般。她瞧瞧曠地，又望望遠處的海面，陽光璀璨。返回身打開桌上的酒瓶，然後持了一杯酒走進臥房躺在床上。她感到房子孤寂寂，四面牆壁都流動着一股寂寞和冷清的味道。房子也特別適合孤獨的男人。麗艾剛瞌上眼睛卻睡着了。陽光在窗口蠕動着。當她醒過來時，發現一個人在廳子裏，她走出來。他冷厲的眼光射過來。那是任何女人都畏懼的光芒。她也不禁顫抖一下：

「怎麼啦，上哪兒去了。」

「沒哪兒。」他說。

她站在臥房門口打個冷顫。

「我替你買了包煙。」

她顯得有點羞怯似地笑着。

「掛電給妳沒人接，想大概妳會來這兒。」他把香煙遞給她，兩人坐在沙發上，麗文眸子裏的睡意全消失了。

「我已沒抽這種牌子的煙了。」

「我看着妳睡得那麼熟，睡得好嗎？」

「很好。這兒比任何地方都好，甚麼事都忘得清光。」她吮着鼻音。抽了一口煙，說：「新年過得好嗎？」

「蠻好。妳一直和家人在一起？」

「是的，他們纏着我脫不開身。」

「……。」

「你究竟上了哪兒。」

「妳帶過來的酒還沒喝呢。」經他這麼一說，麗文感受到港口的氣息。

窗口外面的陽光漸漸轉弱。她跑過去，頭抬出窗外，「啊」的叫了起來，露出上面一排牙齒。陽光在烏雲裏很快又出來，烏雲不知要飄到哪兒，總像要飄到甚麼地方去。

森夫坐在沙發上眯着一雙眼睛在看那個背影，他的確感到背影有點朦朧，她想：你不得不去找那個眼科醫生了。今早他去到醫院門口又折了回來，舉止有點滑稽，不知怎的，他總覺得這好像在自己演戲一般，他是担着爲了別人的原故而去到那兒似的，現在才後悔自己有這個情緒，如果不是，他總該可以見到那個醫生。至於眼疾，那算得了甚麼？

「在担甚麼心事？」麗文調好了兩杯酒，雙手把杯子合攏着，一杯遞給他，身子也跟着靠近了他。

「沒甚麼。很久沒有和妳在一起了。」

她也感到很久。喝了一口抬起眼睛，她感到他的雙眼予人一種遙遠的感覺，彷彿趕累了長途旅程正在駱駝上喘着息一般，他的眼睛也有一種喘息，朦朧的喘息。

然後，她取掉他手上的杯，兩個空杯子併放在桌上。再走到窗口那兒，陽光已再度陰暗下來。

「喜歡胡姬花嗎？」她毫無規律地說。

庭院裏有幾盆，麗艾俯下上身，發出的聲音也像在嘶喊。

「蠻喜歡。」

「誰種的，好誘人。」

「熱子。」

「熱子的病痊癒了？」

「已經這麼久，當然痊癒了。」

「還以為她是個病人。」她伸直了身體，臉依舊向外。

「熱子一向健康得很。」

「從來不發病？」

「很少進醫院。」

「蝶芷也沒進過醫院。」

風吹進來，桌上的一瓶插花傾倒，風轉大，花瓶掉在地上碎成一聲。

「游泳好嗎？」

「現在沒人，海邊也有點冰冷。」

「太陽隱沒了喲，今兒的雲層真濃。」

「你不喜歡自己快樂嗎？」

「我喜歡熱子快樂。」

「熱子是熱帶的孩子，我們都是。」

「我們都想快樂。」

「……。」她點點頭。

隔了一會，他問：

「爲甚麼他那麼快就去逝？」他擁着她的肩膀，兩人靠在一起，風從兩人間的隙縫吹進去又飄過去，皮膚和皮膚間迎着風，感覺上是清爽而興奮的。

「誰也不知道這回事，事過後開討論不怕受到懲罰？」

「……。」

「說到他，我想是得了急症，醫生沒說，我因了解他不想去追問死因。」談到丈夫的死，麗文感到悲哀。

他抽了一口煙，把煙蒂扔下去，剛好熱子跑出來，她抬起頭來歡笑着。麗文縮了回去。

「可人兒，妳在幹甚麼？」

「游泳。我們一起去嗎？」

熱子跑得很快，充滿少女的春情，那個背部有點向前傾，看上去滿是活力。臉孔圓圓，轉過身去後，他彷彿還看到那圓臉。往前跑的姿態沒變，一雙腿好像暴露在身體以外的地方似的。

她跑過海邊的草地上，再過去是沙灘，她的身子在那兒顯得有點古怪，很小，然後一件東西從她身旁丟出去；再過去是海，她的身子隱失在斜下去的海裏，海水興起了一陣泡沫，浪花捲上來，她站在水裏，雙手掩着臉，不久，又一個勁衝進潮水裏，很久不見她露出水面。

當她站在海水裏時，也只能看到她的頭部部份。海稍爲傾斜向遠方，沙灘只露出一條白綫。波濤濃密地起伏，這次大片的波濤連接起來向岸邊衝過來，遠海上的綠浪，則很沉靜。

地面陰暗，天空堆滿了灰雲，灰雲在天空大塊大塊地凝結起來，天背內部薄弱地散着光茫，烏雲早在塗抹甚麼地擴張着，像畫盤上的亂色，天空漸漸隱沒只露出低空的小部份，被同色的烏雲從地面這兒遮蓋去。

周圍潮濕，熱子站起身，走上岸。她的身形很敏捷；灰雲盡管向兩邊飄動，海面暗下來。他觸到她滑嫩的胴體。

「喜歡胡姬花嗎？」

「人人都喜歡。」

「以前，你住哪兒？」

「港口附近。」

「那個地方好嗎？」

「很好。有霧。很濃。」

「喜歡霧？」

「不喜歡。」

「我們都不喜歡。」

.....

熱子跑回來，海面不知何時已有了光亮，陽光從雲層破口射下來，在後面靜靜地追上她。

.....

晚上，波夫來訪。他們剛吃過晚飯，在大廳裏。風從中午就吹拂到現在，現在又不是風

季。

波夫給人一種很忙的樣子，頭髮也沒梳，鬍子倒刮得乾淨。

「你喜歡那樣子不停地工作？」麗艾問。

「頂有趣。」波夫說。

「你的未婚妻呢？可好。我覺得你們兩人很像。」

「不。我看你們才相像。」

「我和他？」她看坐在一旁的森夫一眼。

「是的。」

「甚麼地方相像？」

「不清楚。火祭以來，就這麼覺得。」

「哪一點相像？」

「好像從一個黃昏的洞穴出來那樣，或者還有別樣。」

「別瞎扯。」森夫倒了一杯酒給他，他搖搖手拒絕，然後又遞給她，她搖搖手拒絕，最後他把酒杯放在桌上。

「新年一直和你未婚妻在一塊？」麗艾問。

「是的。」

「你們哪兒認識的？」

「人羣多的地方。」

「你們一直躲在哪兒？」

「人羣多的地方。我在那兒長大。」

「哦。」

「你們沒在一起？」波夫望着森夫。

「沒有。」麗艾說，站了起來，把桌上的酒取過來喝了。

「過年時節，一直在這兒嗎？」波夫望着他問。

「是的。」

「真的連一個親人都沒有？」

「是的。」他站起來，倒了一杯酒，遞給他，他搖搖手，遞給她，她搖搖手，然後他坐回沙發，慢慢地喝完它。像一頭野獸那樣不被覺察似地喝着。他已然習慣這樣。酒杯是冷的。

他再站起來，調好停止了壁鐘，把酒杯放回桌上，走進廚房，聽得見他們開壁櫃的聲音，接着他走出來，把手上的餅乾分給他們。

「這地方蠻不錯，有廚房，以前那些住宅，一概沒有。」

「花瓶碎了。」波夫這時才看到地上的玻璃碎片。

「早就懂了。」麗艾說。

「刺到腳嗎？」

「沒有。」

他再倒了杯酒。

「喝一點？」波夫把杯子遞給他。

「不要。我憎恨這些東西。」

「它是酒。」

「對啊。我憎恨酒。」

他覺得喉嚨很乾，甚麼話都不想說。要說的話好像在甚麼地方都說過了。

「今天沒有節目？」

「明天有，你們會來嗎？」

「會的。」麗文說。

他望着窗外，低空幾朵橙色的雲在飄盪，夜空很深，清澈澈地使雲層像凸出的一塊浮彫。他轉過眼睛，漸漸覺得現實已失去他原有的光彩。在他十六歲時，他感到世界很光亮，每天早晨醒過來，一切物體都帶着前一天所沒有的光澤似的，現在，每天醒來時的眼睛則感到物體很暗澹，到處一片凌亂，物體不再依據它們原有的位置與形態擺列在那兒，而是在褐色中。光綫也起不了作用，不能使物體獲得它原來的形態的作用。一旦醒過來，眼簾有一種陰濕的感覺，非得站在窗口沐浴在白天的光裡，讓眼睛接受光的治療不可。幾小時在沒有光綫的黑暗裏睡眠是一件可怕的事，因為這樣隔天早晨非得站在窗口久一點。以前可以迅速地看出物體與形體的關係與美，現在他想，也許非得找那個眼科醫生不可了。

「你會來嗎？森夫。」

「會的。」

「覺得我未婚妻怎樣？」

「很可愛。」

「我們結婚的事兒怎樣？」

「很光彩。」

房子靜下來。樓下熱子在唱歌，唱的是一首學校裏的曲子，聽不出歌詞，聲音卻很

清晰而且持續那份狂熱，那種在悶熱的夜晚特有的憂鬱，熱帶特有的悲傷，以很低的音節撥進，唱出了內心不能調和的祈求和創傷，像傾倒出濃密的點滴那樣純潔，還有悶熱的空氣助長了少女特有的青春的沉思。

隔天晚上波夫已替他們訂了一個桌子。一個桌子圍坐了麗艾、森夫、蝶芷和特夫四個人。盼妮則和舞蹈團在演習沒來。

「文淑姬沒來！」

「沒有。」

台上的波夫與台下的波夫樣子很不同，肅然地板着臉孔。其他樂隊員則顯得輕鬆。場內的氣氛也很輕鬆。樂曲開始後，有人在跳舞，也很輕鬆；室內的燈光暗淡。

「新年你一直在哪兒？森夫。」蝶芷問他。

「……」

「你喜歡這地方？」

「蠻喜歡。」

「還以為你會厭倦呢。」

「……」

「爲甚麼偏要這麼想？」麗艾問。

「我是對它厭倦了。」

場內有幾秒鐘像窒息的氣管，接着拍起了掌聲，鼓聲把最後一響敲擊得很響，然後場內有幾秒鐘安靜下來。

「你不喜歡跳舞嗎？森夫。」

「我不會。」

「上一次不是學會了？」蝶芷不肯放鬆。

「算了。特夫在這兒。特夫可以陪你跳。」

「特夫不行了。」蝶芷說完，抿着唇笑了起來。

「喬勺夫還沒來。」

「不會來啦。」

「爲甚麼？」

「我想……他們討厭這地方。」

幾個人不再出聲。過後，蝶芷說：

「你在想甚麼？森夫。」她壓低聲音在他耳邊說話。然後又掉過頭望着麗艾說：「妳不想跳舞嗎？喂特夫？」她向他們比比手勢要他們去跳舞。她的舉動雖然輕捷，卻又像在體內安置一塊鉛塊般，隨着鉛塊左右擺動，身體也不像一般通常是掛在地面上似的。只有她活動的姿態，不斷向周圍散出一股奇異的力道，女性的力道究竟薄弱，因此，她看來像一座活動的彫刻在模倣着人的微妙微巧的動作一般的彫刻，手腳之間有一種深遠的感染力，很深遠的時間之河在跟着她漂流一般。

而彫刻的青春，正同她是活着的人的原故，使她的舉止有一種自然的春情，不是少女們所能有的，它也不像是直接從肉體幅射出來的。

麗艾和特夫站起來走進舞場。

「她很快樂。」蝶芷是指文淑姬。

「是的。」

「很多人想念她。」

「妳也是。」

「我不喜歡這樣。」

「……。」

從門口走進來波夫的未婚妻，她和他們打了個招呼便坐下。

一個男人走過來邀她共舞。

「波夫不久會結婚。」

「哦？」

「甚麼時候你會再離開這兒。」

「大概稍遲罷。」

「不能留下來？」

「交不起房租啦。」

「討厭。你不願坦誠對我是嗎？」

舞場又靜止下來，跳舞的人回來。

今天晚上，蝶芷一直纏着他談論的事，反而使他感到有點滑稽。好像整個事情已經變得滑稽，原來的色彩脫落，被塗上另一種顏色。有時候，愛是屬於滑稽的。

走出酒店門口，一對美國青年男女走過眼前，男的聲音飄過。很沙啞。

麗文和蝶芷回到山頂，森夫回到海邊的住宅。

最近，他一直亮着燈睡眠，盡量使視線不在黑暗裏活動，黑暗使他的視線更加衰弱，也好像影響了後邊腦袋產生各種錯覺。不知道這情形在醫學上是否如此，但對他來說，事情是這樣發生的。記憶力也衰退似的，他沒有甚麼可以記憶的，記憶裏沒有美好的事情，他沒有可以記憶的，但記憶力衰退卻不是件輕鬆的事。

他推開門，亮了電燈，壁鐘又停了。表面上的玻璃片有幾道裂痕，長短針都生了鏽。

脫掉上衣，坐在沙發上閱讀。疲倦了，走進臥房，躺在床上。臥房的燈沒扭亮，大廳的燈光照不到床上，他感到頭腦衰弱下來。週身流汗。

床上還殘留着麗文的氣味，黑暗中他笑了。一向對世間貧困的少女有一股深深的憐憫之心的他，對她則有更深的憐憫。他們的肉體已經很親密，但那不是愛，不是異性的感情，是被兩人允許的肉體與肉體之間的性。它超出猶如帆對帆船之必需一般，兩人之間這是必要的一種單純的接觸，以及合成體對孤獨的控訴。他們也在控訴甚麼。經過選擇的必要，不含人的狂亂念頭。

他翻了幾下身子，都無法睡着。一想到文淑姬，心靈就會空虛。

眼前有火，原來那是最近時常有的眼睛的幻覺。黑暗使眼睛疼痛。

走進廚房，裏頭還有一包牛奶餅，他拿個瓷杯扭開水喉盛了杯清水，走到大廳，抓了一塊餅乾嚼着，頭靠在椅背上。四周已靜悄悄。嚼嚼聲像用了擴音機放大般，他再抓了一塊餅乾喝完那杯水，再從廚房取了半杯清水，嚼嚼着牛奶餅。他喝了一口清水把杯子放在桌上，把餅乾放回廚房，把掉在地板上的上衣拿進臥房；再從臥房取了一條毛巾，然後他推開門，走下樓梯，渡過後庭，邁向海邊的草坪。前面是海水。

四周已黑寂寂一片。（他記得兩年前他也走過相同的一塊黑寂寂的曠地，只是不記得那是甚麼地方。）

今夜雖距滿月只有二天，可是月早已旋轉過去，昇在另一邊的地平綫上，各種高樓更把光芒遮去。

他把毛巾掛在木麻黃的枝幹上，枝極墜了一下。一對男女從三十米外的樹旁站起來，他沒有看見他們躺在地上，莽莽撞撞的兩個人走開去。等他們走遠了，他轉過身，走向海水，潮水溜進褲管，一直到波濤淹蓋到頸部，一個勁兒，縱身向前，在水面上平衡地游去。

然後他漂浮在水裏，把頭彎向前弄濕頭髮；身子一個仰臥，向海外海仰泳而去，不久他停下來，放鬆了呼吸，豎直身體，兩手貼在身旁，頭向上身子垂了下去，一秒、二秒，沒有碰到地底，大概有二十呎深。他把手伸上來，向上面用力一挖，身體浮上來，幾秒鐘後，他仰臥了身體，一直向海外海泳去；然後飄浮在水裏一陣，鬆了呼吸，身體垂直垂了下去。他再浮上來，沒有踏到地底，這兒更深。休息過後，他再仰泳向海外海，讓身子垂下去；三秒、四秒依舊沒踩到地底的泥沙。

左邊幾點漁火向他來，不一會又折了個身向海岸浮去。他在海水裏呆了一陣，漁火已靠了岸。水面突出在陸地之上好像高過陸地，漁火便在弧形體的另一端。寂靜沉着的海濤，重甸甸地推擺動他。一個勁，把身子拋向前，慢慢游回岸。二十分，他疲乏地拖着雙腳走上沙地。沙灘上出現一對男女，黑暗中他們恐懼地站着看他，然後轉向右邊急速地走開。

他把毛巾拿下來揩乾上身，長褲和底褲退去，用毛巾揩乾下身，然後把長褲折居起來扭乾掛在枝幹上，把底褲的積水扭掉，重新穿上，毛巾裹住了軀幹。

濤音不斷襲擊着岸，耳旁還有風聲，木麻黃裏頭有蟬鳴。輪在草地上，不久就睡去。
.....

3

窗口有一點亮光，雨水正在玻璃上垂掉。昨晚，月亮出現在窗口上，滿滿的月光如薄紗，麗艾望着發亮的月華，久久不能入睡。

早晨，她被雷聲吵醒，窗外已下着絲絲小雨，她爬上床關上窗，雙手綫濕了兩點。輪在棉被裏望着雨，撩起心頭的慌張與寂意。也因這情緒，整個人在被窩裏更被衝盪的像發病，又有一種冷落的醉意。

她想起他，幾年前的他還栩栩如生，彷彿就在眼前。他去世時，她朝思暮想如何了結自己，煙酒不會殺死一個人，自殺的種種方法也想過。這個身體一直保留到現在，也有點不可思議。有幾次她想自己已經不再存在了，但睜開眼睛一接觸到的還是這幅肉體，現實在四周鮮活過來，世界也在山頂下流動。活生生的現實與時間在流動。只有她，覺得他存在的時間還和自己牽連在一起。

最近，每當看到喬勻夫，心裏就會起了一陣波盪，他像生前的丈夫，兩人在姿勢方面也酷似；生前，他是頗善良純潔的青年，沒有壞的嗜好，兩人相處的更熾熱。

有一陣子，他閒呆在家裏，家裏有錢，兩人併着頭思量如何打發一天二十四小時的事情，如何遺忘幾個小時，割切幾個小時，剩下的愛情可以填補，睡眠也是。兩人因此更親密，像一對蝴蝶般形影不離。去世後，他的影子還和自己生活着也是事實，她知道他的存在已形成她生存的巨大負擔；猶如秤子的一半空了，另一半也失去平衡，爲了平衡，這一邊的另一半也非去掉不可。讓秤子空着，乃是世間最適當的平衡。但是還有存在的問題？

生存者與非生存者之間最大的距離便是時間。五年前的早晨和今天的分秒仍舊不差，可是，另一物消失後，另一段時間也跟着停止，外界的時間卻還在流着，她這一邊的時間不顧一切地流着。原來是二段河流依賴着，現在一邊的消失，她這邊的就變得空洞失去依持。也許是兩人相處在一塊太幸福的原故？

雖然最近她時常和森夫在一塊，但那是在無愛的狀態下的尋求，他們都瞭解這點。因此，她內心裏被燒灼過的那座廢墟，像落日般不會被修好；愛是一座廢墟？血液在那凝固起來。忽然有敲門聲，門被打開，盼妮探進頭，然後興緻勃勃地走進來。

「睡醒啦。」

一個勁地掀開被，鑽了進去。臉上沒化粧，平時她甚少化粧；因此，臉兒盡量地伏在枕頭上面，過一會才抬起頭來說：

「來看妳啦。」

「真是可人兒。是怎麼上來的。」

「二哥送我上來的，一大早我就吵他，他用車子載我上來。」

「哦？」

「山下的雨沒這麼大哩，我剛出門口雨沒這麼大，來到山下——」

「其實這兒也不大。」

雨絲綿密地蓋着了窗口。

「昨晚妳上哪兒？」

「去看波夫。」

「咳，去看他做啥。以為妳一定會討厭那地方。」

「爲甚麼？」

「蝶芷是這麼樣啦。還以為山頂上的人都這麼樣啦。」

其實，這座山上居住的人很少。

附近常常是冷寂寂的像在迎接雨水的情份，潮濕的氣氛壓迫着，高木的樹木重疊着陰影，潮濕感特別濃厚。

比較森夫住的海邊，那兒是乾燥得多，陽光大片撒下來，土地都乾旱，不斷散出那股令人暈眩和想起遙遠的地方的熱帶氣息。

「新年一直躲在這兒？」

「不。」

「我來了都找不到妳，又不知道妳躲在哪兒。」

「有要事？」

「沒甚麼，怕妳孤單。」

「真是可人兒。」

「起來好嗎？」

「上那兒？」

「到咖啡館坐坐。」

「蝶芷會在哪裏？」

走在濛濛細雨中是頂別緻的事。盼妮嬉嬉笑笑，彎着身子指手劃腳。兩人共打一把雨傘，肩頭靠得緊緊。雨腳滾落到腳跟，很冷但很清爽。

「妳在這兒很久了？」

「沒多久。」蝶芷坐在靠角落的一張桌上，回過頭來靜穆的笑。

室內用暗綠色的玻璃片圍起來，山下的海和公路，都增添了綠色，和原形頗不相襯，又有一種製造出來的諸虐的甚麼。

室內也有雨的氣息，不過並不冷。桌子倒是冷的。右邊第三個桌子有一對馬來男女，再過去是幾個外國旅客。

「妳在看甚麼？」

「甚麼都沒看。」

「妳來這很久了？」

「不很久。」

「現在幾點啦？」

一個相識的女侍跑過來，坐在靠窗的一張椅子上。她剛好擋住了麗艾在看一隻蜜蜂的視線，不一會蜜蜂從她右肩頭的地方飛上來。

「盼妮今兒多吸引人。」

「討厭。不許這麼說。」

「不吃點甚麼嗎？」

「呆一會罷。茵蓮。」

「雨真叫人心煩。」茵蓮說。

「妳的那個朋友一直呆在門外哩，進來時看到他那副模樣子——」

「沒有，他今天沒暇來這兒。」

「人有相像的嗎？」盼妮說。

「有啊。爲甚麼沒有？」

她們的談話聲像雨珠，滴滴在迴旋。

一個外國旅客站起來，喊了一聲，茵蓮從這邊桌子走過去。然後外國客走出門口。巴士的引擎響起來，兩輛巴士從右邊的柏油路駛下山。巴士去後，路旁的電綫幹上，站着一隻八哥，又一隻飛過來。天空白茫茫，八哥縮着翅膀棲立的小小姿影，顯得楚楚可憐。

麗艾在想：是一對夫妻，相皆流浪天涯，拋落了安定的生活任風雨吹打着吧。

這麼想時，內心好像燃着一抹火燄。

不久……雨停了。茵蓮走過來替她們點幾道菜；過後端來三杯可樂。

席上只有麗艾和盼妮在交談着。吃過飯後，盼妮建議去繞另一邊的山坡。蝶芷仍舊坐在那兒，兩人走了出去。

從這兒，可以看到南部各海島小小地擺列在自己的位置，那些在地圖上有秩序的陸地，在實際上也是。海面有點朦朧，甚少船舶出沒。

諸島好像陌生臉孔予人的吸引力，交織在水面上，也像從更深的地方凸出來般，有一種隨時在移動的神情，這感覺說不上是正確的，卻也是放任的一種看法。如果海島隨意可以游泳，人自然更可以在空間裏游泳，不過，漂浮在水坡上的陸地，更真實地誇耀着星球的榮譽。

似的。人類之中雖有美女，可是，陸地的那點點滴滴的浮現，更說得上是一種大自然的美女，從很深的地方突破浪濤到處刺激着眼簾。

不過，陸地和美女畢竟不同。一個是活生生地在動着，一個卻是隱沒在悲傷的沉默裏。它們同時在漂浮着卻是事實。

麗艾想起和丈夫時常來這兒的情景。這兒距山頂的咖啡館不遠，卻在她住宅另一邊的斜坡上，山坡有一塊平坦的地面，幾張長木椅，還有小亭子。

「多討人喜歡的太陽。」盼妮說。

太陽隱在雲層裏，地面沒有光芒。它像銀製的圓圈，沒有實體，彷彿是張貼在雲堆裏的一張花瓣。

「多討人喜歡的地方。」盼妮說。

空氣清新，雨後的氣息沒有因為陽光的威脅而消失。樹葉間綴着雨珠，鳥兒的羽毛彷彿也濕了。

坐在木椅上，背後傾斜去的山頂上的景物便看不見，因此，這兒好像巨輪外面空懸的一塊木板看不到甲板的桅桿一般。坐在這兒，像置身在熱帶神秘的迴旋車廂裏頭一般，不過，這被深埋的感覺隨着太陽澎湃明朗而變得清淡，博物館傾塌，裏頭的各種神秘之幻象只是地面上一個平面的立體之密封物而已，如今它像是足球場平坦得看得清清楚楚，神秘感消失。熱帶的火燄灑灑上昇，它的神秘在於它是孤獨的原故。

「聽，黃鶯的叫聲。」

「不是黃鶯。」

今天是星期三，這地方不會有人來。山頂濛上一層煙。像睡着。

「波夫很喜歡杜鵑呢。」

「妳怎麼知道？」

「他告訴過我。幾乎所有的鳥兒他都喜歡。」

「妳喜歡？」

「不太喜歡。」

「爲甚麼？」

「牠們來去得太快了，好像又沒有家，住在哪兒都好，住在哪兒都不好似的，多叫人不忍心。」

「可是牠們總算有個家。」

「……」

「是一個可移動的家，是不是？常常又是夫婦一起來搬動。」

「我想是罷。那樣子不是在受刑罰嗎？」

「可是牠是生物的天性哩。不是更爲歡愉。」

她們折返咖啡館，傾斜的坡路上眺望遠海，陽光從雲隙的漏口射落一道金光在海水上，爬動着的小小金圈子密聚着。

蝶芷依舊坐在靠窗的椅子上。

「現在幾點鐘了。」

「要喝一點甚麼？」茵蓮問。

「三杯可樂。」

「妳在看甚麼？」

「甚麼也沒看嘛。」

「妳今天沒事做？」

「可樂來了。」茵蓮把可樂放在桌上。

「整天坐在這兒喝可樂，不覺得煩膩嗎？」

「沒辦法嘛。」

「真的沒有辦法。」

「有啊。可是又有啥用。」

「妳今兒發病了嗎？」

「和平時代會發病？」

「說不會？」

「我可不願寧靜中病倒。」

「戰亂裏病倒又不是好玩。」

「總比現在的一切要好。」

「妳担心甚麼事呢？」

「沒甚麼。」

「說啊。」

「甚麼都沒有。」

「真的是……」

麗艾舉起了杯子，盼妮也拿起啜了一口。

「妳最近沒作畫了？」

「沒有。不想畫了。」

「多任性的女孩。」

「成天都看不到文淑姬。」

「她一直和那個人躲起來嘛。」

「人不見面就如失蹤一般。」

「可不是，這是和平的現象。」

「真是的。和平也不是沒有戰爭咧。」

光綫在窗外漸漸擴散，地面被照亮。

將近一點時，她們走出了咖啡館，空氣濕悶。

「真是可人兒。」

「不是。」盼妮搖搖頭。

「是的。爲甚麼說不是。」

「我從來不曾對未來有過幻想啊。」

「真的不會？」麗艾問。

一回到麗艾的住宅，盼妮變得生氣勃勃，在路上二個人一直沉靜。她像陽光下的一隻蝴蝶，整個屋子翩飛，引來了大量的活力。麗艾想起去逝前曾經在自己身旁翩飛着的那隻雄蝴蝶。

山也助長一個人的寂意。不知道爲甚他選擇這地方，這棟房子做爲兩個人的住所自然嫌地方大，以前他的雙親曾設法要賣掉它，好讓新婚夫婦能回去和他們居住。原本是用來渡蜜月用的，老人家有這個打算，兒子卻一概不理，一直住到他生了病還不捨得離開。這兒的確寂靜，寂靜的氣氛是不會有時間性的差別，一個人處身在這兒更覺得那份寂靜像是身旁的唱機般，寂靜是一種很熱的將溶的鐵塊。生前他喜愛這份寂靜，麗艾對寂靜也沒意見，因此兩口子就呆在這兒，偶然會招來大批客人招開舞會，但那也是別有一番風情寂靜的延續。

她一直留在這屋子裏不願離開，說起來也是爲了保留他的記憶罷。避開這兒，逃到陌生地方再去尋索過去美妙的日子，不如留在這兒回思那些美妙的日子更恰當。記憶是一件芬芳的事。她想。一個人時，就會想起他活時的舉動，這個和習慣了運動的人每早起就要做柔體操一般是屬於不知覺的事情。

那一次，文淑姬帶喬刁夫來山頂，她嚇了一跳。發現和丈夫相似的人不是件輕鬆的事。他們是一對純潔的青年，好像披了白色羽毛走進屋裏，不久又悄悄不留一點痕跡地離去。這對他彷彿變成一個不可諒解的際遇一般，又好像她一個人在吞食那張白紙，如果一個人能用肉眼讀出紙上的東西把它收攝進腦子體內的話，就可以避免用口來吞食那空白的紙張收攝進體內。他們的離去猶如遺下一張空白的紙張，甚麼也不會填寫在紙上。行爲的本身一如命運的嘲笑。

而且，她已渡過他們那段歡樂純潔的時光。世間之所以有悲劇，便在於不同時間序流的人不可免地會湊聚在一起的原故。黑暗的曠地上列車在馳騁，車廂裏頭坐在旁邊的旅客往往是碰到和心情不相同的人居多。担着美的記憶的必碰到內心陰影重重的。列車以相同的時間

把旅客載到同一地點，但旅客內部挺進的時間卻有差別。她覺得列車頗快抵達，卻聽到不少人在埋怨。

「火車走得太慢？」

「你把書本弄縊了。」

「我睡去了。不知不覺把它弄縊。」

「提起勁來嗎。」

「下了車自然就好。」

「甚麼？」麗艾覺得好奇。

那是二年前她和森夫乘火車去北部一個國家探訪盼妮的旅途上，蝶芷打了長途電話來說她病倒了。由於她們會在該地停留一段時間，他兩便乘搭火車趕去。

「盼妮的體質很弱。」

「瞎說，一點事也沒有。」

「女孩子總是掩掩苦苦的性格哩。」

「我沒有可以掩苦的。」盼妮說。

對於一個以舞蹈當運動的女孩來說，體質自然不會弱，但森夫總要刁難了她。她氣紅了臉跑開。她已復原了。那時候他似乎特別喜歡刁難人，她想，和丈夫的性格的確是兩回事。但森夫的存在要用性格來衡量似乎不可能，他的存在似乎不包括性格這件事，她像一個不規則的圖案似的，人也會發生這麼奇妙的現象的。

其實，他並沒有發寒，吃過午飯後，身體好多了。

「這兒有發高燒用的藥丸。」

「已經好多。」

陸駿夫不信地望望他，接着說：

「你跟我一同去乘遊艇嗎？」

「你倒挺閒空。」

「小艇就在岸上。」他說完，指向窗外左角的地方。汽艇泊在靠沙灘的淺水上。

「我走了。」

森夫望着他走向海邊的背影。他轉身來揮揮手。陽光純白。從早晨起陽光一直很純白，三點了它依舊很純白，現在湃湃有點迷濛，光綫好像互相間擠迫的厲害呈現出渾渾然的樣子。幾天來，他都睡在夜的海邊。隔天早晨醒來，赤裸的身體發冷；天氣雖不寒冷，黎明的露水卻很濃。腳步浮躁，待吃了午飯就沒事。

水面劃了一道白幌幌的浪痕，汽艇很快地往另一邊的海面漸去漸遠，留下一點藍空在水面反映着薄弱的感動人的碧綠色彩。

陸駿夫昨天也來這兒。他空閒得很，整天一直乘汽艇在海上奔馳。豐沛的波濤大片而濃厚地圍攏着小小的汽艇，彼此之間像有了調諧。

「沒有甚麼可以做，除了乘遊艇。」

「可以去旅行。」

「我早就對那些地方厭倦了。」

「地方畢竟太小。」

「好像太多黏液的食物，胃腸很不舒服。下去的情形一定是遭透了。」

「……。」

「跟我去乘一下遊艇來，曬曬太陽，總是美妙的陽光。」

「……。」

遊艇很快地就消失，只有不斷湧起的浪花，在午後像小小的圖片，停了的攝影鏡頭又動起來，滿滿地在較遠的地方若無其事地起伏。不覺間，一股冷冷的海水，跑進他的心靈裏。他又想起駿夫所說的話。「我的行為沒有任何人來干涉，反而覺得很危險，大概是寄生在城市裏，才會這麼想。」

他聽到海潮呢喃。古代熱帶的陸地上燃起了一堆火鉢，那火鉢漸漸迫近他。電話鈴也忽然響了。

然後他穿上那件舊了的棉布衣，走去動物園。途上人聲車聲，坐在巴士裏引擎和衝擊聲吵成一片。噪音在地球上確是一件微妙的事，比起潮水它像在誇榮勝利似的。這麼想時，午後的水平綫就浮現在眼簾。

「在這兒已經很久了。」

「對不起。」

「甚麼，讓女孩子這麼久等嗎。」

「真抱歉。」

「蝶正討厭動物，只有你肯出來。」盼妮高興地彎着腰笑着。

「看看，多好笑，小調皮。」猿猴在地上跳着。

「那邊還有。」

「牠們在樹上多叫人喜歡。」

「妳好像對甚麼都喜歡的。」

「是啊。」

「蝶芷也這樣？」

「她說：『在森林裏的野獸我才喜歡，養在動物園的傢伙，我多討厭。』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動物園狹小，不一會就走完。再繞一個圈，三十分鐘。再繞一個圈。兩人坐在一張石椅上，前面是蓄水池隱靜幽幽的水波。猿猴在叫，叫着薄薄的淒涼之記憶。

「人像牠們多好。」

「怎麼好？」

「……。我不喜歡森林裏的傢伙。」

「爲甚麼？」

「牠們沒被好好地眷養。沒有手錶。」

「豹也叫妳不忍心？」

「是的。」

「牠會吃掉妳。」

「不會的。我想。」

「女人不是可以在獸裏稱王？」

「你看不是？」

「呵呵。」

猿猴的叫聲，激烈而冰冷地散佈在蒼茫的暮色中。

人的人性畢竟和動物有所差別，不論是怎樣被動物引起了憐愛。他開始就注意到猿猴的叫聲，是有週期性的回憶的訊號，不過，這究竟不是感傷就能替代的事，那叫聲不斷催人落進回憶的思潮裏，但記憶本身的竄穴，是裝不了那麼多的感傷的。

「多叫人難過。」盼妮說。

從小就沒父母的他，心中不免勾起一抹蒼涼的共鳴。也許他內心比猿猴更為蒼涼。

「走嘛，那邊有個汽水儲貯箱，我有銀幣。」盼妮說着就跑過去。森夫也跟去。按了扭扣，一瓶汽水跑出來。

「妳時常來這兒？」

「一有空就來，也沒甚麼地方可去。」

「山頂？」

「不能每次都去山頂嘛。」

「聽說妳又要到外地演出了？」

「呆在這麼小的一個地方又不是辦法。」

「妳以爲——」

「不是像關在籠子裏嗎？牠們被關在鉄柵欄那一邊，而我們關在廣濶的這一邊，不是同樣的可怕。」

「這是少女的幻想罷。」

「不是的。我是無法呆在這麼小的地方啦，一直要往外面撞。」

「這好像不是妳的作風。」

「這是我一向的性格。」

關門的時間到了，他們慢慢地走向大門口。

「這一趟麗艾都在你那兒？」

「妳知道？」

「你們會結婚？」

「不會。」

「爲甚麼？」

「……。」

「爲甚麼？」

「我們並不需要結婚。」

「你以爲這樣子好嗎？」

「沒有其他的辦法。」

「總可以想的。可以想出來的。」

「和妳這麼的女孩結婚就不需要想了。」

「討厭。」

路旁種滿了花，動物園裏也開滿了紫色，黃色，藍色，紅色的小花，各種不知名的小花混夾在一起開放，花瓣細碎，顏色在地面很鮮艷，九重葛在籠子的頂端，爭妍奪艷，鮮麗而大幅地迎向藍空，也有淡橙色的九重葛，掛在垂下來的枝椏上，呈帶狀地搖曳着，安然地向地面的一端暴露出它的含羞。

近看那些在草地上或火鉢木底下的紫色小花，遠看時卻予人模糊的感覺，顏色也變了似的。大多數的花朵，色彩雖不柔和，卻使人有一種釋然得意的氣息。配合着很深的蟬鳴，夕暉很快地染上各種的花姿。

巴士載他們到一家鬧市裏的餐館。在門口碰到谷克夫。「這是盼妮，這是克夫。」他會和麗艾來這兒幾次。侍者很快把點的菜送上來。

「梅小姐很面善喲。」

「你在舞台上看過我嗎？」

「喲，對了，我已看過妳演出幾次啦。」他笑瞇瞇地說。

「谷先生很忙是？」

「總得有空撥出時間看小姐演出。」

「……。」盼妮喝了一口可樂，望了森夫一眼。他的眼臉裏有幻影，有些是四方形的光片，閉上眼皮各種光芒在眼幕裏流動，像幻燈片流動液體的鏡頭一般。

「梅小姐把這兒的光彩都奪去了。」

「沒甚麼光彩的。」

「有啊，妳把熱帶的艷麗都收集在一個人的身上哪。」

盼妮又喝了一口可樂，再望了森夫一眼。他想：你能用這雙肉眼看出這個世界多久呢？此後，三個人就沒再說話，忽忽忙忙地把菜吃完。

「那麼，我先走了。下次甚麼時候能和妳見面呢？」

「下次再談罷。」盼妮說。

「再見。森夫。」

「多叫人討厭的傢伙。他是幹甚麼的？」

森夫也不清楚他的來歷。他長久離開這地方，這次是較久留下來，他對他們的舉動都不甚清楚。

「妳從來不喜歡甚麼人的樣子喲。」

「也不一定。可是他們那種油膩膩的臉孔，也叫人反感。」

「妳不是嫁不出去？」

「討厭。走罷，去你家看看。」

「甚麼？」

「我說去你家附近的海邊散步。」

「小姐也需要清新的空氣嗎。」

「爲甚麼不呢。你說看看。」

……

「下星期二，我們再去動物園嗎。」十一點六分，森夫送她到家門口，她說：「記得，下星期二。」

「好吧。」

「盼妮，妳把我新買的領帶扔到哪去了。」屋子的男人高聲地喊着，聲音在屋裏迴盪，使附近的夜色都失去了寧謐。

「沒有吶。」

男人走出來，看到他們。他的側臉被大廳射出來的燈光照着。他們是站在黑暗中，屋階的一旁。

「對不起，森夫。不曉得是你。」

「呀。」

「要進來坐坐？」盼妮壓低聲說。

「不。我先走了。」

「再見，森夫。」他的聲音已經緩和了。

星期二，他們再去動物園，她的旁邊多了一對男女。三月，像少女的眸子，深深地光亮地注視大地。

他注視他們一眼，想起四年前一個黎明時分的事情；那時候，輪船被暴風擊沉，他和其他水手，在水面上漂浮着等待日出，不停的豪雨猛烈，雨過後，水波又回復靜謐，救生艇來了，把他們撈起。幸好船是泊在港口外面，如果在太平洋，恐怕會被凍死。港口的海岸綫和密集着樓子的內陸，淒迷而美，只是港口的名字已無法記得，只知得那是個陌生的港口。

眼前的男女自然沒有令他想起這種險境的條件，但他們那股活潑勁和他得在水上掙扎受潮水沖盪的情景的確很不調配。

「你們是同一個舞蹈團的？」

「不錯。」

「盼妮還規矩嗎？」

「哎喲，我一向規舉舉。」

三人笑了起來。

動物園的面積有限，三面受到蓄水池的水體包圍，好像受到威脅的塑膠體的東西，陸地和這種感覺上的東西自有分別。

水波漂動得碎細美妙，午光的照耀下，它顯得渺遠。好像這島嶼的整個輪廓，都因此而明朗，歷歷在目前的。波浪有一種積放久了的深沉和嚴峻，比海濤的顏色灰暗，卻有大自然經過改造後某種內部的曙光展開在那兒的情趣。

提早離開，巴士載他們到鬧市。經過女皇大道，臨海邊建立一座二次大戰死難者的紀念碑，紀念碑頗為陳舊；風雨在它的時間裏頭灑落了事物本身的垂老，它要和自己的毀滅戰爭才得持續它生存的時間，萬物都在求取生存，不單是人。

薄暮時分，紀念碑前面的曠場有孩子在踢足球。左翼的一個把腳勾起，球斜飛進禁區，另一個躍起，把飛過來的球以稍傾斜的角度頂入對方龍門的左上角，球在網裏滾捲了一下，然後被踢出來，在中場的地方慢慢向前滾。聽到哨子的聲音。車子馳過後，運動員小小的身體又動了起來。

在餐館的左邊不遠處，傳來軍樂隊的奏聲。鼓聲沉重帶混濁的回音在響着。

「你在幹甚麼？」

「跳舞嘛。」

「吃東西時也跳舞？」

「人多的地方也跳。」

「在運動雙腿吧。」

「不錯。」

走出了餐館，街燈剛亮起。馬路上的車輛繁忙，鬧市的各處車輛都很密聚。汽笛聲和輪胎聲和引擎聲在燈幕下交織成無形的拳頭襲來，流移的聲波已變成一粒粒的拳頭。

「回家。」

「回家幹甚麼？」

「不一定。」

「你們住在一起？」

「不錯。」

「平時你們幹甚麼？」

「不一定哪。可以看電影，可以看電視，可以看書……。自然大部份時間都在練舞。」

「這是娛樂？」

「不錯，就是這些。」

「你們已經結婚了。」

「還沒有。」

「這樣子好嗎？」

「自然不壞。」

「你一定從別人學來的。」

「自然是學來的。我可想不到這麼多的事情。」

「……。」

「你平時又幹這些麼？」

「不。還有事。」

「看你也不像喜歡娛樂的人。」

「不是很糟糕嗎？」

「這很好。」盼妮插嘴說。

「再見了。」

「我們也說再見嗎？」森夫對盼妮說。

「不，我要去海邊走走。」

「……。」

「你很好，不像他們。」

「今晚不需要練舞嗎？」

「不。」

海邊很涼爽。月亮從丘陵綫後面昇上來，很明亮。

「我送你回去。」

「我自己一個回去。」

最後還是他送她回去。回到家，他已非常疲乏，便躺在沙發上休息片刻。耳旁又響起盼妮的聲音：

「——父親生前也是個軍人，人類還存有軍人是人類負債的一個証據。」

負甚麼債呢？並沒問清楚。他走入廚房，盛了杯清水，掏出一包餅乾。盼妮來的時候並沒吃東西，她幾乎很少吃東西。在餐館她叫的菜，他都忘記了菜名。記憶力也是一項負債。

（第一章完／全文待續）

心蛹

別後的日子真的過得像一陣風，一陣徐來不涼也不熱的風，就是淡淡茫茫的，叫人不在意。

人的確是不在意，隨手就丟棄一個又一個的朝夕，而以為是信手繫在心絃，連自己也看不到的，卻憑風招展，怎樣吹也不斷。真沒想到是這麼糟的理智，一次又一次的埋怨自己，既然是怕有今天這個地步，當初為何又猶豫，不能決定留下？當然也一次又一次的勸誡自己，既然當初是自己貪心，沒勇氣拒絕金飯碗的誘引，那麼為何就不能心甘情願，死心塌地好好的迎風吟詠？何苦這般患得患失，連唐詩宋詞電影散文小說，睡覺聽歌，也救不了？

這麼久以來，還真的以為自己很成熟，以為自己甚麼大風大浪大雪都見過受過，而且總是暗暗的稱賞自己的善忘和樂觀。殊不知紅塵千里，一腔的青春熱血，溶在不聲不響，是暖亦是凍的天機八卦湖陣裏時，那種失血的苦痛，才是生命的成與長。

可別譏笑我是溫情的織夢丫頭，說我沒病沒事也呻吟呀。最初就是沒病沒事，才敢那般摔頭槓鎖而出，奮追長夜盡處，妳眩目多時的姿采氣度。能不懼不驚，能沒有歡顏麼？第一次奔向裕廊，投宿一份友情，巴士車上的我，不明潮洲，緊抱着行李，痴痴的

聽着座旁陌生的少女那柔膩節韻起伏的華語，一字一句告訴我這孑然一身的異鄉人，獅城妳的故事。入目的是綠樹黃花和又高又多卻是整整齊齊的紅磚樓。我一見妳而鍾情，一聽就傾心。而後三兩天內，是一個人東南西北走着，看着，聽着，乍驚還喜竟然還謀得一份勝任愉快的書記工作。

如是我與東海岸結下了緣，愛上妳不斷超越自己的果敢意志。就有那麼多次，拿起電話是潮州是紅毛的老阿婆老阿公太太先生和小姐，我硬是用半生不熟的福建話問道：「請問會講華語嗎？」電話那頭就傳來陰陽上去的華語，或許一點也不動聽，或許不流利，或許有一句沒一段，可是我是着着實實的要哭了。看公司的賬單，業務報告和記錄，政府公文通告，看電視，看各種各樣的廣告，看蟹行文字印成的報紙，都有端端正正的方塊字。約人來面試，坐在案座前頭那些本來滿口 Yes, No 的時代青年，聽到是否時，也是否對答一番，或許面試後，還會臉紅紅的道歉，因為來自英校，沒把第二語文搞得和第一語文一般好，真慚愧。或許問：我下過功夫呢，我的華語講得還不錯吧？或許還引經據典，有心比比誰知道得多。就有個眼也不眨的搶白喂妳不是華人呀？劈頭就問 Are you coming for an interview? 我就是來面試的嘛。還有個才唸小學二年級的小弟弟總是不厭其煩的糾正說姐姐是 jié jié (ㄐㄧㄝˊ ㄐㄧㄝˊ)，為何我老是說 jié jié (ㄐㄧㄝˊ ㄐㄧㄝˊ)？是的，或許他們這許多不看唐詩，不讀宋詞，不懂小說散文，可能也不知道有石頭記，可是這只是開始，一個切切實實極好的開始呀！

就是這樣的迷信於妳真誠的談吐，妳整潔的裝束，還有妳溫馨的感情。有次與雯、和、贊、林、鄭及昌等，夜宿海畔，聽漳宜海嘩啦啦的說來說去我們的理想，我們的快樂。我們本是陌生的天南地北，妳是善心的，把我們湊在一起。又有一晚和贊、鄭及贊的姐姐，漫步穿過專業大廈，走完靜悄悄的馬路，妳御下了白天綺麗的艷裝，洗盡鉛華，眯眼朦朧的看我們在贊的爸爸的麵食攤上大快朵頤。我實在不能忘記的。這些充實的白天與夜晚，這些親切的人與景。

我就想我能夠留下來嗎？我很担心，因為快樂於我，滿足於我，都只是一個神的童話，是渺茫的，又是真實的。我默默的做了一番努力和掙扎，可是最終我還是必須回到我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只因為這裏有我濃濃的人間煙火和我棄捨不去的根呵。

枯夜靜坐，我想了許多，也寫下了一點點，又雜又亂，可是這是我寄予妳的一份心事，莫嫌長短，也不要嘆無聊無奈，我就是我，只有現在這樣不熱也不涼的徐風，才叫我不在意，而心蛹卻是迎着風，會蛻變。即使是苦痛的不吃不喝，不喊不笑而盡是皮脫層層次次，或許我會是一隻美麗的蝴蝶，我這樣希望妳如此祝福我。

何必多作讖言呢？

三更夜

夜正一更時。

我睜着雙眼坐在書桌前痴望着窗外那棵柳。

風來，柳葉紛飛亂舞，宛若在展示那千萬隻柔樣的手。柳葉，倘你有知，輕聲喚我出去，離開這四壁皆是冷的房間。我將會到你身旁的石椅上靜坐，伴你一夜冷冷寒寒的清幽。可是，柳葉呵，你一直在舞着竟舞成一泓迷惑的笑意；不爲我指示方向卻讓我跌入那惑樣的笑中。

在這清幽的夜裏，不知是風吹或是柳動竟然漸漸地挑動我的懼意，恐怖便逕直向上升向上升，由心臟到我底雙眸。雙眸裏居然寫着孤獨的虛無。

不覺的低下頭來對桌上的鏡凝視。一豆燈光昏黃的映照下，鏡中人也是如此淒冷憔悴。

將柳樹從眼前移開，再凝目對鏡，一副猙獰的臉龐緩緩然出現了。憔悴呢？淒冷呢？已隨風而逝；而猙獰是此時的我，我是此時的猙獰，於這寂然無聲的夜裏。想必是因平日，艷陽高照，人心也隨而熱沸，臉龐自是充滿血色，又怎會與青面獠牙攀上關係？何況大白天時處處皆是人，「人情味」更是四處流瀉，何來之猙獰？那是我這隻陽間裏的鬼魂趁機在夜裏暴露作怪的。

思維一觸到「鬼魂」二字，不禁心驚胆跳，急忙蓋下鏡子。彷彿是要極力的蓋住真我。抬頭，柳仍舞，風仍揚。四年前纏繞着我腦子的一句話便兀自跳動起來。那一句「妳是否快樂？」雖是簡簡單單的卻讓我難揮之而逝。

倘若一剎那的感情能立成一則永恆的故事，則我將爲他而立。淺淺淡淡的無奈、遺憾就是那樣盤踞心靈。當初，向他人宣示的驕傲、自尊，竟錯用在你身上。若果我們是有那人禪悟道四大皆空的老僧所言之緣份，那四年來，於這小小的國土裏怎會不曾碰過面？莫非是緣已盡人也非？

於這個沉沉的夜裏，我內心喚着的是你那令我回首盼望以前的名字。倘若時光願意倒流，我必會刻下一季屬於你我的故事。你是否知道，四年裏我盡量設法忘卻的一匹野馬奔在漠漠黃沙飛揚的道路上，夕陽餘暉下，我自以爲是握着馬鞭的騎士的神話，今天仍映在我底雙眸前？記得我寫過：

我底雙眸

是黑夜裏的明星

指引着那失落的人

這幾句話，遂因我的枯坐燈下，立成一座風化了的神話，讓今日的你我各在一方的展閱。

夜正二更時。

野馬與騎士的神話刻在開始泣訴的夜裏，將自己留下，讓眸光隨窗外的細雨紛飛

，隨楊柳葉輕搖。盡量放眼望向長空，局限的天宇只有黧黑一片。冷風迎面刮來，令我睡意更無。但是，寒意的漸深，卻使我沒有足夠的勇氣狂奔出外，去淋一場小雨。或者於那四周皆黯然的草地上聽一曲蛙鳴；一夜悲雨；一首柳歌……若有星，那便抬首看星的閃爍，聽星的囁語，更擁着雨聲，沉沉入夢鄉。又或者，捉住風的衣角，探問風的來向風的去向，待黎明曙光之至，瀟瀟雨歇再為一夜淚痕的叢叢鮮花擦乾花淚……

思潮美妙的紛起紛伏，人卻依然呆坐。不禁發出笑聲來，暗罵自己的多夢，再把思潮的馬牽到另一世界。

逝世已一年多的祖父，您身在何處？是否是在另一世界，它的名字叫陰間？祖父，若是陰間許你有靈，您必會前來告訴我一番陰間事，是不？陰間是否也有人間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可悲可惡可嘆事？祖父，為甚麼您不出聲？莫非您已在清寒月宮裏正狂笑着現代人破壞嫦娥奔月的一則美談，而讓那千瘡百孔凹凸不平的傳說愚蠢地取代？天宮如是不勝寒，祖父您便披風踏雲歸來吧！披一則剪剪風，踏一朵純純雲，為我牽來一簾遙遠的夢事，使我不能時時刻刻都在遁形中。

或者您不在天宮，您已如那為您超度的老僧所道您已誕生人世間您已輪迴？七七四十九日，祖父必重新投胎，那老僧如此說；而今，一年有餘，祖父，您已選中了誰家？茫茫然的問您，一連串的呼您，您總無語還我，祖父呵祖父。

夜正三更時。

我仍披衣而坐，雨仍在向屋簷細訴，風仍在向柳葉低號。

前院傳來幽沉的蛙噪，路尾傳來深遠的大吠。我確確實實的感覺到自己在一個十分淒涼的夜裏而正擁着虛無。

三更夜我不禁阿Q一番，想有一天自己的腦細胞都全死光，血液也停止循環，心臟也停止跳動，而我便化成一尊神像供世上善男信女膜拜，然後我的名字遺留千年萬年，我的文章大大賣錢……

一盞小燈正挪揄着我的狂言狂夢而夜已三更……

／左手人

我歌我詩

——欲爲天下奇男子，須歷人間萬里程。

之一

若你發現我的傷跡
仍有斑駁未涸的血漬
請不要驚動我夢魘中
的履歷；若你驚覺
我已從一座燉煌的階級
走下，亦請不必驚訝
天旋地轉，我來我去
自有分明崢嶸的去處
若人間有舐血的刀
圖騰的崖，我願隻手
忍受萬般箭矢的戳透
樹立更完整的氣象

於最深淵的時刻
我仍堅持后羿的弩射
誓言中的一輪巍峨

讓我繼續地歌吧
讓我繼續地詩寫
而誰人願在寒冽裏
獨擎最初的火炬，誰人
願在湍急中划擲
最單薄的槳，坐遍
孤高，盡是千峯此起彼落
俯瞰洶湧的前塵
千疇之下，鷹揚虎搏
英雄皆自年少
萬里風沙，陽關未歇
若有歌誰與你共唱
而在眼前的構圖裏
除了打樁機的聲音
除了震撼內心的捶擊
除了信念
還有甚麼值得在此
垂釣

我擁有自己的聲音
像一座自己的城
像自己的血

之二

且勿論我最終的
追索是甚麼

你陪我此峻嶺上靜坐

且勿問我隨身攜帶可是陳年佳釀

澆盡的可是胸腹藏伏的機鋒

仰首，不能探窺雲層

最隱秘之處

隱藏的可是變化的龍

當我醉且欲眠

不妨在我雙頰

嵌兩片艷紅的葉

從最激情的詩行

激勵我的年少

且勿問我鰲孤的島嶼

沉思的是甚麼

月移星潛，我們世間

有太多朦朧的棋局

當季節在灰燼中冷卻

荒墟的聲音掩覆過來

我們用甚麼來問路

用甚麼來拭眼

用甚麼來代替睡眠

我沒有理由會醉

我是繁華中人
滿髮的陽光
俱在藍圖裏潑墨

且勿論我最終的
追索是甚麼

你陪我此峻嶺上靜坐
酒香醉人

儘可醉天下之人

惟不能醉我

我有萬千的路

我有一股熱血

引頸噴濺

絕不止於一箭之遙

* 莫邪

山水

這裏是我的水

我的山。不美麗的土地
我的淚

烙下一道刀痕

橫過她胸膛

我的水我的山

一閉眼

便在我懷裏栩栩無恙

叫新痊癒的肢翼起飛

看每一個明日狠狠逼來

不再推測

沙漠或海洋

我累了

而命運是設計不來的

不會有人

比我更明白

沒有斷魂的囑咐，也許

沒有歸期

攜去兩袖酒餘困乏的風雨

動身前把哀憤繫在

最高的枝梢

向我來時的路

殷殷守望。然後

遺下足迹

沿途佈成悱惻的傳說

這裏是我的水啊我的山

不美麗的土地

我的淚

橫過她胸膛

公 式

* 艾 文

早晨六點鐘以後
我把太陽晾在衣架
那條羸弱的溪水
便潺潺地流入

我聽見煙火在外打嚏
千山萬水啾啾的喊我鄉土
喚我志志忑忑的路途

把安全帶兒繫好
我準備八小時
和新聞紙一同下早餐

有些事也只好草草忘掉
果子醬以及奶油麵包甚麼的消化了
鐘聲準時鳴放

打扮了四十種啞劇似的臉色
塗貼在六十面的方格中
然後我將他們射殺面目全非
到時候萬家燈火齊尋覓
我也奄奄一息了

所謂六點鐘
那本殘酷的澗水一頁一面的翻過去
沒有一點偶然
卻處處隱含着驚悸

(七九年八月重修)

水牛本紀

／羅青

我是一團不成形的黑土塊
被一位不知名的泥匠
遺留在一方綠色繡花的
大毛毯上
被一個無感覺的自我
遺忘在一片雲霧深鎖的
睡眠當中

一陣春雨漫天而降
寸寸冲刷身上的黑泥
點點溶化僵冷的心胸

在春雷閃電的敲打雕刻下
霍然驚醒的我
以頭角崢嶸之姿
迅速拔地而立

立刻，我用指東劃西的雙角
把自己頭頂的日月
或左或右的雙雙挑起
挑起兩盞圓圓搖幌的燈籠
並感恩的向天地萬物
鄭重宣佈
世上第一隻水牛的誕生

附註：司馬遷『史記』爲帝王作「本紀」。水牛爲農民之
公僕，造福百姓，仁德配天，齊古聖王之風，當該
以「本紀」記其生平。

／馬幼垣著／賴瑞和譯

中國講史小說的主題 與內容

中國講史小說反映了「開國建朝」，「國家安危」與「歷朝紀事」三大主題。它們以史實為核心，藝術化地融合事實與想像，在人物及事件的描述上有創新的發揮，但不違背眾所皆知的事實。由於這些小說大多數以國家或朝代為重心，同時偏向歷史人物，我們大可統稱它們為「國家小說」。

這些國家小說的盛行，主要不是因為有意逃避現實，而轉向過去的戰爭或歷險，而是對國家民族的延續與傳統，形成一種深沉而不自覺的意識。

因為這種憂國的情懷，同時也因為講史小說幾乎寫完中國歷史上的主要朝代，這些小說大可以跟一系列正史並列的獨特一類作品。

一方面，中國講史小說顯示說服力、智慧和複雜性，而引人入勝；另一方面，它也有幼稚、缺陷、庸俗、虛假之處，而令人生厭。但許多的確是令人緬懷的，而有些帶給讀者無窮的快樂與刺激的時光。

在中國，正如在西方，小說是文壇上的後起之秀，因此嚴肅的小說批評也是晚近才開始的事①。至於講史性質的小說，中國跟西方的相似之處，尤不限於此；中國跟西方的小說批評家，都同樣的有意避免討論此類小說，或習慣上不予好評。在中國方面，三國志演義是唯一經常受人看重的講史小說，但它的許多特色，都是例外，而非慣例②。如果我們要找一篇總論這類作品基本共同特色的論著，一定會相當失望③。講史小說的數量相當多，本文屬於初步概論，難免不足以盡其全，但選擇性的加以討論，也聊以彌補這缺憾。在此本文的重點是探討講史小說最重要的主題，以及一些相關的內容特色。

本文所討論的講史小說，是指以史實為核心的小說；它藝術化地融合事實與想像，在人物及事件的描述上有創新的發揮，但不違背衆所皆知的事實④。這個標準，對本文的目的來說是頗為重要的。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就可除去像水滸傳等歷史真實性稀薄至不足以構成可資辨別的核心小說，以及像平妖傳等裏面充滿荒誕幻想而又蓄意不顧事實，以致於容不下顯著的歷史背景的作品⑤。但是那些以虛構人物及情節為主的小說，只要想像的成份是合情合理的，足以為一般普通讀者接受為真實的話，便可歸入這標準之內。

孫楷第在一九五七年增訂版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裏，把一百五十四種小說列入講史類。這個數字，可能並未包羅一切，也可能是孫氏根據有待商榷的分類法得出的，但是該部份所列作品的具代表性，卻是無可懷疑的⑥。那裏面所列舉的小說，大部份以一種相當規則，雖然有點複雜的模式，講述國家興亡之事。這使到我們可以用來做個主題與內容的分析。這裏所說的主題，是指一本長篇小說作品中顯著但抽象的觀念，而所謂內容，則指表現這主題並將之具像化的敘述要素。以下所論的，雖然強調講史小說的共同特色，卻不應視為一成不變，面面俱到的定義，或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

中國歷史上紛亂的改朝換代時期，其間野心勃勃的群雄，在各種旗幟下爭拚，想要統一國家，最終建立一個新的統治秩序，這些自然便成為受人注目的多采多姿時期。因此，幾乎所有重要的改朝換代時期，都成為講史小說家最愛處理的題材：他們在歷史人物的爭戰中，找到了扣人心弦的對峙局面。三國志演義，根據三世紀時三國鼎立的壯觀史事寫成，當然是這種「開國建朝主題」(Dynasty-building theme)的知名例子。其他的例子，還有列國志傳(及其增訂而成的新列國志)以及新編五代史平話⑦。這兩種小說，分別描寫另兩個紛爭劇烈的時代：戰國與五代。這種開國建朝的主題，並不一定只限於刻劃一整個時代，不管小說是以一個霸國為中心點，或同時給予群雄相等的篇幅。在技巧上來說，在刻劃少數歷史人物而其活動和整個時代的危機與衝突息息相關時，小說家便有機會來描述開國建朝的艱辛與奮鬥。孫龐鬥志演義講的是戰國時代兩個敵對軍師的生平事跡，就是此類小說的一個例子。遺憾的是，用這種傳記式的寫法，專寫開創新時代的人物的事跡，並沒有產生很多成功的小說⑧。

在國與國之間的戰亂當中，許多國家只是在求生存；相比之下，一個朝代垂亡之際，起而代之的革新與新秩序，雖然在競爭者之間會產生激烈的衝突與死戰，但就性質上來說，卻是更有意圖、更有計劃的從事新朝代的建立。這種過程的故事，提供強烈動人的絕好材料，是開國建朝主題的另一主要形式。最好的例子，莫如著名的英烈傳，講明朝建國的經過⑨。另一個好例子是飛龍全傳，主角是宋太祖⑩。歷史朝代的建立，有時並不因為開國主的登基就告終結；初期鞏固國基的時候，可能還是一樣棘手。來自國內外的威脅，可能危及新統治階層的根本存在，必須加以消除。譬如，唐代初年，若干英勇將軍，特別是薛家將與羅家將(羅家將大部份是虛構的)他們

所領導的長征遠戰，就是跟國朝建立過程不可分的一部份。爲了描寫這些形形色色的活動（有些是事實，有些是虛構的）及薛羅二將後幾代的子孫，便需要有一系列的小說，按時間先後秩序接連敘述（裏面有些重複與省略），從隨朝的衰亡一直到武則天（在位六九〇——七〇五）被廢爲止^⑪。

講史小說所反映的開國經過，至少還有另兩種形式。像一四〇五年到一四三二年之間，三寶太監鄭和（一三七——一四三五）數次出使海外那樣著名的盛事，雖然是在明代初期的動盪時代結束以後的事，事實上也是開國建朝的一個形式^⑫。爲了記載這類事件，爲了保存一個國家民族的自尊與榮耀於不朽，我們便有三寶太監西洋記這種小說，裏面交融着民族熱誠與華麗壯偉的場面。作爲小說來看，西洋記之所以有它獨特的壯偉，是因為它融合兩個幾乎可以分開的層次，一方面詳細記錄特殊的史實，另一方面又自由發揮，創出一些奇情異節^⑬。暗地裏，鄭和的使命是要鞏固剛建立的政權；當時那些年來的革命活動，給人記憶猶新，而一場成功的政變，也剛剛結束。這場所謂的「靖難之役」，甚至造成國都的遷移（一切從新開始的表現）^⑭。在小說中，鄭和的盛大遠征，卻是爲了找尋世代相傳、作爲王室合法象徵的傳國寶璽。此情節具有雙重作用。永樂帝（在位一四〇二——一四二四）詔命出使，於是他便成爲明代第一位體認到這種由來已久的天子的象徵的君主，因而把實際上合法繼位的建文帝，變成一個不合法的爭位者。小說對建文帝及靖難之役，略過不提，顯示作者不但有意要簡化歷史事實，同時也有意把永樂帝寫成國家的合法君主，他的責任就是把新建立的政治秩序，加以鞏固而完成，特別是在國際關係的層次上。因此，這本小說的開國建朝主題，採取較爲抽象的形式。

開國建朝主題的另一個形式，還需要加以說明。像王莽篡漢或武則天廢帝稱制這種過渡期的動盪，推翻了合法君主，中斷了統治權的承續。這些連年的動盪結束之後，恢復王朝的嘗試實際上也就是建立王朝的努力。因此在兩漢開國中興傳誌裏，東西漢兩個原本分開的朝代的建國事情，都在同一本書裏講述。在這種小說裏，無繼位權而篡位的個人的野心與行動，被視爲違背天理，也被加以最深重的政治罪名，而他們篡位後，都不免導致不可收拾的紛亂。

外患所引起的國家危機，經常產生有意識的愛國熱誠與效忠精神。這種「國家安危主題」（National security theme）的小說，便敘述這些人心激盪、熱血奔騰的時代。一個決不可忽略的

最有名例子是說岳全傳，講宋朝岳飛的故事。當時宋室南渡，而金人繼續南侵，岳飛的活動象徵着那個苦難時代的緊張與痛苦^⑮。在軍事上衰弱的宋朝，經常有外患之憂，於是也就爲這種主題的小說提供一個理想的背景。除了岳飛故事外，楊家將跟他們能征慣戰的寡婦（大部份屬虛構），如何一代接一代的保衛國土的傳說，也演變爲一系列似乎講不完的小說，可以跟薛家將等演義相比^⑯。保衛疆土完整的民族感性，使這類小說大受歡迎，並且助長那些傳說發展成爲十分複雜的故事系統，這些故事中充滿毫不掩飾的愛國精神，跟民間英雄傳說的情形一樣。這使到民族英雄，不僅僅是孔武有力或具備爭戰策謀的民族偶像，同時也使他們成爲具有史詩形態的道德象徵，使得他們有自負的氣概、高貴的率真、從容的風度，並且自覺他們所應表現的英勇與規範行爲。

憂患也可能起自國內。有組織的掠奪或小規模的叛亂（兩者若不制止便會擴大），可能跟外來侵略一樣嚴厲地危害國家，特別是在統治階層衰微之際。明代小說王陽明出身靖亂錄的後半部，便有力地描寫既是宦官又是哲學家的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平反內亂，維護現狀的事蹟。小說裏的首要惡人是操大權的宦官劉瑾^⑰及叛變的寧王（朱宸濠，？——一五二一），所以這本小說始終引人入勝^⑱。這種形式的另一模式，也出現在另兩本關於明武宗時代（一五〇六——一五二二）的國家安危主題小說，即正德皇遊江南和正德白牡丹。兩者的情節極爲相似，但處理手法頗不相同，同時兩者也跟王陽明出身靖亂錄有相互重複之處。要瞭解宦官在講史小說裏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只要注意到，另一位聲名狼藉的明代宦官魏忠賢，在小說家筆下佔更重要的地位^⑲。他是至少四種明代寫成的小說裏的主角：斥奸書、皇明中興聖烈傳、警世陰陽夢及檣杭開評。

至於那些易被指爲害國殃民的人物，也同樣的臭名昭彰，例如晚明閹賊李自成（一六〇六——一六四五）^⑳，他的生平事蹟是明代小說剿闖小史的題材^㉑。在這裏，讀者可能會發現講史小說家對其所描述的人物的立場有微妙的區別。在他的筆下，叛徒給國家帶來苦難，而開國者則帶來和平，建立新秩序，受到小說家的讚美（當然，開國者在建立新秩序時所引起的苦難時期，他們本身可能也要負責）。但是，叛徒與開國者在他們個別的事蹟上，通常也有許多共同點，例如從卑微的背景或藉藉無名起家，藉武力、政治謀略或兩者雙管齊下來消滅敵人。他們之所以不同，主要的因素，只不過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而已。講史小說家通常在觀點上是保守的，他們

的詮釋，也受到正史的左右，而正史一般上是站在成功者一邊的。

這些講國家安危的小說，所要表達的普遍意旨，就是壞人顯然給國家帶來慘重的破壞，或誘壞皇帝，或兩者兼備。但是，皇帝犯了蓄意而無辯護餘地的過錯，卻幾乎沒有受到譴責。這點便諷刺性的給予「壞人」（特別是宦官）一個他們不配負起的代罪羔羊角色。例如，上面提過的兩本關於正德朝及正德個人經歷的清代小說，對正德皇的刻劃便是如此。照故事看來，讀者不免懷疑，正德皇帝給自己和臣民帶來苦難，本身也應負責。但小說家卻大方的不直接而嚴厲的批評皇帝，反而一心想為皇帝立說辯護，不管這種辯護多麼荒謬。這樣一來，小說家就覺得有必要揭露宦官及其他惡人的罪過，把這些人一成不變的寫成自私、貪婪和短視。這種有偏見和矯飾的寫法，使讀者覺得壞人並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這是一種妥協，而這種妥協，即使是最有同情心的史家，也不願意做的。小說家允許這種妥協，因為他們關心的重點，並不僅僅是一小撮爲了自私目的破壞國家而聲名毀敗的可惡份子，而是儀式上的殺一儆百，以說明從歷史中汲取的智慧。

有時候，壞人的行爲，給解釋作是受天（天上的統治階層，仿照地上的統治系統，含有道教、佛教及民間信仰的成份）的指使，來懲罰世人，或得到天的許可，來報復他在前生所受的冤屈。但更常見的是，壞人的角色是用來象徵國家傾向紛亂與滅亡的自然趨勢。後一種形式容易瞭解，但前一種需要加以解說。三國志平話（三國志演義的雛形）給我們一個好例子。在這裏，漢室的敗亡，被解釋作是一種報應，以補償漢朝開國主漢高祖（在位公元前二〇六——一九五）之任意殺戮他的三位得力將軍：韓信、彭越和英布。在平話裏面，這三位將軍轉生來把漢室分裂爲三個獨立的王國，韓信轉生爲曹操（一五五——二一〇），彭越爲劉備（一六一——二三三），英布爲孫權（一八二——二五二）。爲了完成這種道德教訓，高祖和他殘酷的呂后，轉生爲漢朝最後一位皇帝獻帝（在位一八九——二二〇）和他可憐的皇后，忍受各種各樣的痛苦與恥辱②。三國志演義沒有這段情節。但前面提到的櫟機閒評，便使用類似的情節來解釋宦官魏忠賢跟他一夥人的行爲③。

如果我們可以作個概論，那麼似乎有一個主要的情節特色，將開國建朝主題和國家安危主題這兩種小說分開。在開國小說裏面（例如三國志演義、英烈傳、飛龍全傳及其他類似作品），各爭雄者常得到相當的地位，雖然作者強調的重點與給予的同情容或有些區別。不管這些爭雄者怎

樣狡猾、不可饒恕、或玩弄權術（Machiavellian），小說家很少將他們寫成徹底的惡人。我們最容易想到的例子，就是曹操在小說及其他俗文學裏的形象。雖然自宋代以來，他的傳統形象就是個大壞人，但小說家卻以大手筆來寫他，把他寫成風度威嚴、果斷而有感情的奸雄，使他顯得非常有人格^②。照歷史小說看來，所有爭雄者都可以參加角逐，建立一個持久的朝代，至少這在持久的秩序出現之前的過渡時期內是如此。小說家沒有必要貶低失敗者，以歌頌最後的勝利者（他可能是新朝代的開國主）。公平對待失敗者，才襯托出得勝者的確更像一位不容置疑的英豪，而且也賦予他君王之德。

另一方面，在國家安危主題的小說，裏面的主角（反派的惡人當主角則屬例外），一旦拿來跟徹底壞人的邪惡的對手作尖銳的對比，就顯出額外的超卓與具銳氣。派系對峙是小說內必有的成份，誓死效忠的英雄（通常是一個被人美化或寫成好像超人的勇猛而又富戲劇性的將軍），跟忠貞的部屬，形成一派，相對的，叛逆但高高在上的大臣，通常跟掌握大權的宦官及其他有勢力的朝臣，聯成一氣，又與政府各階層的夥黨聯合形成鮮明的另一派。小說家強調「朋友」與「敵人」的作用，來取得一種對照的效果和戲劇性的便利。爲了產生這對比，壞人通常被寫成愚笨的丑角。爲了達到這目的，小說家有時簡化他們的動機，有時明智的選擇所要描寫的事件。不過，這兩個集團的主要角色，都陷入一種自我造成的束縛，一種徹底的信念與承諾，而不能輕易自拔。

至於國家安危小說裏的英雄，他的處境更是如此。他被捲入時代的愛國情操及善惡爭戰的衝突，各種對立的責任也使他左右爲難，這種英雄不願妥協，於是經常不能實現他的英勇承諾，而成爲國家悲劇性衰微的具體象徵。不管這英雄多麼忠心、勇敢、本領高強，或甚至超凡入聖，他的被動與默從只有引起我們對歷史不可抗拒的命運及英雄的局限，感慨繫之。正直的英雄太容易受傷害。不論小說家怎樣花盡筆墨來描寫行動與命運的交戰，在他的筆下，英雄是處於不利地位的，因爲他的形象太卓越了，他代表國家的利益，他對壞人寬大爲懷，同時他也忠於情感或道德上的約束。這樣一來，小說家原本想寫成嚴肅的事情，可能變成缺憾感，原本想寫成動人的英雄行爲，則可能變得頗爲荒謬。惡勢力隨後的勝利，不管爲時多短暫，完成了善惡的對比，也證明了反諷的悲劇性質。正是這種愛國與自私、德行與罪行的尖銳對比，將行動具象化，並賦予意義以深度。但在開國建朝主題的小說裏，這種道德上對立的兩派人物之間尖銳的黑白對比，並不

是常見的。在開國小說裏面，權力的均衡構成所需要的張力和動力，而在國家安危小說裏，推動的力量是由衝突所產生，包括個人野心和道德責任的衝突。這兩者是根本無法相容的。

雖然這兩種人物刻劃的方法，因受到主題性質的影響而有明顯的不同，但不論是那一種方法，都同樣需要許多抽象與樣板式的寫法。主角人物經常給寫成樣板人物，而非可以識別的個人。因此，小說家基本上是把人物當作一種敘述工具來運用，不免要強調個人在歷史中的使役角色與行動能力，同時將歷史力量與歷史問題簡化。但是，這種偏重人物的歷史觀，又屈居於萬事皆由上天安排，不可變更的信仰之下。以下我們即將討論到這點。

不過，許多講史小說，並不屬於開國建朝主題或國家安危主題，因為它們涉及的範圍是整個朝代或其他組合性的時代單位。茲舉幾個例子，而這些自明的篇名，說明這種「歷朝紀事主題」(Dynastic chronicle)的趨向：全漢志傳及南北史演義。最重要的是，光是這種主題的小說，就概括整個中國歷史，從初期的傳說期一直到本世紀。甚至我們還有包羅古今的小說，像二十四史通俗演義^⑤。

拋開數量不談，這種歷朝紀事主題所產生的好小說，比其他另兩大主題為少。它要照顧事件全景的整體，造成注意力分散，有太多可能的高潮不能刻意經營，以及太多的戲劇性目的不能達致。由於歷朝正史輕易可得，小說家對正史的依賴，也意味着在能力較差的作家筆下，人物刻劃可能就變得呆板，史實也描述得枯燥。這並不是說，歷史事實的呈現跟藝術完美的達致，兩者之間必然會有衝突。但就結構上來說，小說家機械性的有意包羅一切，同時在本能有上照抄正史的傾向，使得歷史的戲劇性高潮大為失色。所以，許多這主題的小說，在結構上幾乎都免不了鬆散，場景與場景之間，往往銜接得很不好，而事件跟事件之間的關係，經常也是巧合的，或根本不存在。這種結構上的缺點，部份原因是範圍太廣，焦點不能集中，情節看來像篇流水賬，沒有着力寫好，因為小說家要顧到各方面，注意力給分散了。這種小說的共同特色，是具備一種統一感(不管多鬆弛)，就是強調某些大臣、貴族或能幹的平民，因叛逆和自營私利，而帶給國家的慘重紛亂。他們原本應該把精力和能力，用來幫助當時當權政府所象徵的國家。

當然，各種不同主題的講史小說，通常也有共同的特色，其中一個值得討論的特點，就是大量使用戰爭場面；這些通常佔了許多篇幅，而且被刻意描述。不過，小說家所採取的寫法，可能

是頗爲相對立的；一方面他可以忠實地依賴文獻記載（特別是關於主角的生平資料，以及戰爭的年序及其他一般事情），但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讓幻想無約束的發揮。比較不受事實要求所限的第二種寫法，結果反而更有餘地與自由來刻劃人物，把人物寫活；但這樣一來，真相很可能被歪曲，造成許多令人不滿之處，而且這樣公然違背既成事實，以及過份強調幻想，可能也使到這作品根本不能列入講史小說的範疇內。

由於這三大主題的講史小說，絕大多數以國家爲重心（或它的政治代表——朝代），同時習慣上偏向歷史人物（這點後面會討論到），我們大可將之集體稱爲「國家小說」（*Novels of nationhood*）。不消說，講史小說還有其他主題，但那些絕對是例外的²⁸。這些國家小說的盛行，主要不是因爲有意逃避現實，而轉向過去的戰爭或歷險，而是因爲對國家民族的延續與傳統，形成一種深沉而不自覺的意識。因爲這種憂國的情懷，同時也因爲講史小說幾乎寫完中國歷史上的主要朝代，這些小說大可成爲可以跟一系列正史並列的獨特一類作品。中國歷史在小說上的記載，比任何國家的同類作品，要來得齊備完整。當然，正史提供了大量方便的資料，講史小說家可以自由的從中選擇原始材料。這點說明何以講史小說比其他形式的小說，特別是那些明代的作品，較少用到一般說書人的習用方式²⁹。雖然，我們對小說與史傳之間的關係，所知有限，特別是兩者在敘述藝術上可能有的關連，但小說化的對白和其他小說成份，的確早已是中國正史的特色²⁸。

正史之所以成爲講史者極愛用的資料，原因之一是講史小說家念念不忘說教。基本上，這種說教傾向採取兩種內容上不同的形式。第一種可能是傳統歷史教育的通俗化，明確而侷限，第二種可能是假歷史之名的說教式教訓，允許想像的發揮，不受限制。第二種寫法似乎一直是最佔優勢的，重點在於把歷史當作是道德典型的泉源，同時借歷史來對過去的事情作道德論斷。這寫法的根據點是歷史是會重演的以及過去爲現在提供模範教訓的觀念。因此，因果律變得沒有甚麼力量，而事件與人物也沒有獨特的個性。歷史事件的主因，被說成是政治上的陰謀，特別是中央政府圈子內的陰謀，以及高官要人的雄心、艷事、妬恨、互相仇視及其他私人事情。在單純的道德觀這首要前提下，很少讀者會考慮到時間是否被濃縮了，或年序顛倒了，或正面人物給寫成令人難以忍受的道德典範，同時他們也很少會注意到歷史的主流及有關的歷史動力。他們期望小說家

在處理事實輪廓時，大致遵從歷史就可以了；一旦超越了普通讀者大致熟悉的範圍之外，小說家便可以照他所需來創造或改寫歷史事件及人物。本質上，歷史小說是想像的虛構作品，不是嚴格的史實紀錄。歷史小說家在處理小說裏的歷史時，在一定程度上有忠於歷史真相的義務，但他最先要盡忠的，還是藝術化的再創造。這可以說明，即使一本小說全部忠於史實，讀者卻不一定關心史事的正確性與可靠性，因為在這種寫法下，小說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不必忠於史實，可以讓想像去發揮，兩者都很容易看得出來，而且屢見不鮮。一般說來，只要小說家不要做得太過份，讀者會容忍這些自由發揮的。由於讀者可以接受，小說家在巧妙的揉合事實與幻想時，便可以輕易免受非難。在他不斷的藝術創新當中，小說家可以虛構，但同時又忠於歷史，遵從既成事實。令人感到諷刺的是，那種想要可靠地記錄歷史事件的小說，反而引人批評，一弄錯史實便遭人非議，因此逼得非十足忠於史實不可。

一般讀者對小說在創作自由上的容忍，跟小說家採用歷史，藉歷史的權威來支持民間信仰，大有關係。其中一種普遍信仰就是天命不可改變的觀念；天命是最終的判決力量，給人間世界提供不斷的指示，並監視着人間事情，特別是政治事件。在小說裏面，小說家便把歷史寫成是這種昭然不爽、不容置疑的理性力量的最主要明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一切遵照天上正義的安排，因此人類的意願與獨立，也相對的變得沒有甚麼重要可言。我們會發現，中國講史小說幾乎把這種一致表達的天理的崇高權威，當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政治上的道德永遠排在首位，而歷史事實只佔次要地位，純粹只是提供一種資料，即使對有些讀者來說，歷史事實是很重要。這一點，又相對的使到偏向人物的歷史觀，變得沒有原本的那麼顯著。典型的例子是諸葛亮（八一——二三四）所遇到的困境與不安。在三國志演義裏他是神出鬼沒的軍師，出於個人的感遇之情，也爲了滿足個人欲望（這點較次要），設法力挽狂瀾於不倒，但最後還是發現命運是他最終的主宰⁽²⁾。因此，中國講史小說的一大安排，就是表現個人的命運反映天命的支配，而天命的支配也顯現在個人命運上。這種寫法，已超越了表面上的說教式載道，而探討到說教本身的基本定義。

不管小說家是否有意忠實地記載歷史，這點對小說的說教功能，沒有甚麼影響，而且大部份講史小說，根本就不忠實的紀錄。但在少數幾個有意忠於史實，而且小說又宣稱是事件正確紀

錄的例子裏，小說家通常會花許多篇幅，來保證他並沒有犧牲歷史的可靠性。在三國志演義及東周列國志的各個形成階段期間，把較早版本裏的非歷史成份刪掉的傾向，無可否認地佔了重要的地位。東周列國志更是個獨特的例子，因為它是前人一再想把信史寫成小說形式的一系列努力的最終產物。照它目前的本子看來，東周列國志簡直是一部通俗化但可靠的綜合歷史，它所根據的是傳統的史書，如左傳、國語、戰國策、呂氏春秋、吳越春秋及史記^②。不過，即使是這一種小說，它也很少或根本不要細心重述當時的風俗與氣氛，而把讀者帶回那個時代。它的焦點通常在事件與人物，但它們的重要性往往被削減，有時是大為削減，因為它們屈居於先入為主的觀念之下。Scott, Thackeray, Dickens 和 Tolstoi 等人的小說，經常細心重新營造歷史，把讀者帶回一個消逝的時代；對中國講史小說的讀者來說，這的確是少有的享受。

我們很容易跟批評家聯成一氣，感嘆這種對教化的關切，認為這是離題而且膚淺^③，或聯同史學家，輕視這關切，認為它不適於小說^④。但是，我們得考慮到，有多少讀者可能就依靠這些小說來瞭解中國的歷史，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當中有多少可能因而對往昔的事情，產生濃厚的興趣，因為閱讀歷史小說，容易生出好奇心，容易對一個有趣的時代或問題，培養出求知的欲望^⑤。當然，這並不是說，歷史小說應該是歷史的糖衣錠，供給大眾消耗，即使大部份歷史小說所提供的，只是史實的基本大綱而已，而且很少小說家說他自己是詮釋歷史的權威，但是大家似乎對這方面的資料有純真的需求。小說家知道這種功能，於是常常來點說教，也在某種程度上，熱衷於創作這種小說。在這教育主調的驅使下，優秀的作家自然樂意創造出優美的、娛樂與教化兼顧的作品。然而這也使到某些小說，變成拙劣的小說和拙劣的歷史。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講史小說中神怪的運用，因為中國講史小說，很少完全不涉及神怪的。我們起初也許會反對神怪的大量運用，並舉西方歷史小說在這方面的踏實手法，來非議幾乎每一本跟歷史有關的中國小說。但這樣做就是誤解問題的真正所在，非難這些小說的根本存在價值。我們並不否認，神怪的無限制使用，在技巧上破壞了不少中國講史小說。但問題的核心不應該是單看小說裏是否有神怪成份，而是神怪成份是以甚麼形式出現和達到怎樣的功用。某小說中的神怪是否可為人接受，跟這本小說是否夠得上稱為歷史小說，大有關係。若干關鍵性的問題值得我們詳細加以討論。小說裏的神怪或傳奇成份，是否用作史實以達到某種歷史性的目的？是否只為了

滿足讀者對聳人聽聞之事的趣味，而沒有其他緊要的目的？是否因慣例而非因題材所需而包含在小說裏面？是否只用來包含各種形形色色的細節，作為外在的裝飾，爲了增加鬧劇趣味，跟小說的主要情節無關？若單單爲了聳人聽聞，那這作品不能嚴格的說是講史小說。中心問題可以歸作兩個重要問題。這些神怪成份是否構成作品藝術上的統一？神怪除了次要的任務外，是否還有更重要的作用？如果小說裏的神怪是情節的重點所在，負起功能上而非裝飾上的作用，那麼小說家是否可以合理的使用神怪，便不再是問題。問題該是把這些東西包含在小說中，究竟有甚麼主題上和內容上的作用。我們甚至發現，如果小說是以宗教式的嚴肅、力量與信念來表現神怪，那麼神怪的作用有時甚至超越了形式上的層次。

通俗的宗教觀，特別是那些接近民間傳說性質的宗教觀，以及很容易加以改寫的道教與佛教的神仙人物，一向是講史小說家樂用而且也經常採用的素材。這些宗教觀早已取得正統勢力，而這些神仙（如玉皇大帝和八仙）又有無所不能的本事，一如他們不受時間因素的侷限，因此小說利用這些材料，便可以用來探討宇宙的本質與人類的天性。如果一本小說利用這些探討來處理歷史，那麼神怪是否可以今天的標準來憑信這問題，自然就無關宏旨了。這種超自然成份的採用，可以給予小說家有可能達到一種全宇宙性層次的重要說服資源，而如果小說家及讀者，都相信小說家所寫的東西，那這說服力便可倍增⁽³⁴⁾。

這樣一來，神怪鞏固了道德教條的力量與權威，以及大部份講史小說家那麼熱衷刻劃的天命無比崇高的觀點。所以，不單寫得好的小說裏可容納神怪的成份，就是在較不成功的作品裏，原本可能拙劣的神怪成份的運用，在效果上也許並不完全拙劣。如果我們認爲用神怪手法記載歷史的作品，純粹是幻想，那我們也許錯了。因爲這樣的論斷，應該考慮到故事本身的逼真與神怪成份適切與否，而不應只是單看純粹的史實，或故事表面上的合理性。在技巧上來說，神怪可供給小說英雄一種力量，需要的時候幫助他，在適當的時候改變一個看來沒有希望的處境，因此證實歷史的支配力量。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三國志演義赤壁之戰那一幕，諸葛亮呼風喚雨，擊敗了比他更強大的敵人曹操。在這點上，神怪的功用並不只是完全爲了削減歷史的真實性，反有助作品達致主題上的完整，說明天命在國家大事上的不可抗拒，而且這也使得作品在思想上，可以合理的把人類的命運，追溯到人力所能爲的範圍之外。這一個論點，好像在鼓吹神怪本身的價值。但我

們要考慮到，中國史書的特殊之處，就是它們把幻想與事實融合在一起（在諸葛亮、劉基以及許多開國主的早期傳記裏，這特色顯而易見³⁵）而講史小說又根據此種文獻。況且講史小說所寫的許多民變與革命，事實上本身就有很濃厚的宗教或神怪色彩³⁶。因此，許多講史小說裏面，有這些神怪成份，是很合理的。這樣一來，神怪的作用也具有修辭上的平衡功能，把事實與幻想的運用變得更融洽。

這論點的整個主旨，並不是要偏護神怪的濫用——許多講史小說在這方面的令人煩極生厭，是不值得爲之辯護的——而是要找尋一個適切的理論來處理這問題。因爲這牽涉到各種複雜的問題，每一本小說最終都得用我們所有的批評工具，來個別的論斷。其中一個關鍵事實是，神怪可以是有用的文學工具，正如它也可能是荒謬幼稚而令人生厭一樣。

最後，我們必須檢討小說裏主要人物的歷史性。中國講史小說的許多主角，不管正面的也好，反面的也好，都接近德國哲學家黑格爾（Hegel）所說的「世界性歷史人物」（“World-historical individuals”）。作爲歷史過程當中決定性因素的實體代表，他們在個人動機與自我追尋努力的驅使下，想要鞭策自己和影響大眾時，從而表現了較爲廣大的民族特性，這些民族特性也正是他們力量的來源，而他們在整個過程中是可能頗爲不自覺的。此外，他們是命中註定要扮演英雄，扮演歷史要角。所以，他們是歷史潮流的創造者，也是歷史潮流的產物。老百姓對這些具有民族意義人物的命運的濃厚興趣，小說家把歷史問題解釋作跟主要人物的個人經歷密切相關的盛行風氣，以及大家對這些人物作爲決定性因素的象徵的欣然接受，這些都使得小說家全面注意這些人物，不管他們確是歷史人物，還是應景而生的虛構人物。但是，西方歷史小說的批評家，一致同意的少數論點之一，就是這種「世界性歷史人物」，不適合拿來作爲小說主角。這點在George Lukács 研究西方歷史小說的巨著裏，一再強調地申論³⁷。因此，熟悉西方文學與西方文學理論的中國講史小說的批評家，會不願意把中國那些描寫著名歷史人物的作品，稱爲「小說」（“novel”）。如果我們按照中國本身的尺度，來論斷中國小說，那我們可以說，中國講史小說的鑑別特徵之一，就是對歷史人物加以小說化的刻劃³⁸。其實最接近中國講史小說的西方作品，不能在Scott 等人的小說裏找到，而要在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因爲兩者在人物的塑造、觀點、處理歷史的手法、以及在迎合大眾趣味上，都有許多相同之處³⁹。

中國講史小說擠滿真實的人物這傳統，未必就使到非歷史人物無立足之處。很少小說會像三國志演義或東周列國志那樣純粹依賴歷史上真實的人物，因此大部份小說都喜歡把真實與虛構人物混在一起來描寫。尤其是當一個衍生的傳統，把故事演義推廣到原來英雄（歷史或虛構皆可）的下一代以後，寫到他們的子孫或更後幾代時，情形更是如此。在這種增衍當中，女性人物似乎最有彈性，主要原因是史書上很少記載女性的事業成就，而史書不載，當然便鼓勵小說家去創造。我們只要算一算，楊家將故事中那些似乎層出不窮的女將當中，有多少是歷史人物，就可以明白虛構人物的作用與性質了。同樣的，宋太祖飛龍傳也呈現一系列著名的女中豪傑。宗教或神話人物，尤其是那些跟民間傳說有關，被認為是仙人的，也常常被拿來負起虛構的任務。當然，這也跟這些人物所能供給小說的宇宙性與宗教性力量，大有關係。

雖然本文偶而說了些貶斥的話，但這篇探討中國講史小說的主題與內容特色的初步概論，基本目的不是要作價值判斷，那最好留待別處。這裏所採取的尺度，不免強調不同景象與意圖的小說之間的相同點。最終產生的歸類，是一種方便與澄清，用來包羅共通點和捕捉不同的特色。這種文類的作品，當然不是全部算得上鉅著，但許多的確是令人緬懷的，而有些帶給讀者（不管大人或小孩）無窮的快樂與刺激的時光。這筆遺產裏面好壞兼有，早有待學者去作有系統和精細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國講史小說顯示說服力、智慧和複雜性，而引人入勝；另一方面，它也有幼稚、缺陷、庸俗、虛假之處，而令人生厭。這篇初步概論，只是想開導新批評方向。中國講史小說仍然有待學者去研究批評。

本文譯自 Y.W. Ma, 'The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 An Outline of Themes and Context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 2 (Feb. 1975), 277-294。翻譯事先徵得馬教授同意，翻譯期間承蒙王秋桂老師指導，譯文初稿並經馬教授及王老師訂正，特此一併致謝。

譯者謹識

附註：

①中國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發展較遲，可以從文化及文類觀點上來解釋。論語曰：「道聽而塗說，棄德也」。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見「述而」篇及「陽貨」篇）。這些話，後

來的儒家學者，奉為主臬。由於儒家對中國文化與社會的影響深遠，有時甚至無其他思想與之競爭，士大夫這種態度對中國小說創作發展的消極作用，可以想見是複雜而嚴重的。當十六世紀初期，長篇小說（早期的大部份是講史小說）終於出現時，中國文學上其他主要文類的黃金時代，早已經出現過了。關於士大夫對小說的查禁（可比之與明清兩代官方對某些小說與戲曲的查禁），目前還沒有人作過通盤的研究，一般性的背景資料，可見於馬幼垣的論文“Confucius as a Literary Critic: A Comparison with the Early Greeks,” in *Essays in Chinese Studies Dedicated to Professor Jao Tsung-i* (Hong Kong, 1970), pp. 29-31，以及該文註第五十六所提到的其他參考資料。從文類發展的觀點來說，長篇小說的形式及寫作技巧，在十六世紀之前根本還找不到。這種緩慢的發展，必然由於上提到的原因而更加受阻。

②從 B.L. Rifkin, *Historical Romance and Folklore Tradition in China: Oral and Literary Version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oscow, 1970)（俄文本）後面所附列的書目，以及李田意，*Chinese Fiction: A Bibliography of Books and Articl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New Haven, 1968)，pp. 133-138 列的許多關於三國志演義的參考材料，可見三國之受人注目。Rifkin 的書目是目前收羅最齊備的。

③夏志清在“The Military Romance: A Genre of Chinese Fiction,” in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 ed. Cyril Birc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74) 頗為深入的討論了若干這類被忽略的作品，特別着重於那些關於唐宋兩代的作品，以及裏面所描寫的爭戰。在其他的幾篇論文當中（大部份以隨筆的方式寫成），馮明之的兩篇短文『歷史小說的風味』及『歷史小說的創作方法』，收在他的文藝走筆（香港，一九六一），頁七四——七六及頁七七——八四，值得特別注意。雖然這兩篇文章簡短，以漫談的方式寫成，但頗有啟發性。我希望讀者看看這兩篇短文，因為馮明之的許多論點，諸如歷史小說可能的創作方法，不在本文的範圍內，因此在此也未加以討論。

④我們可以把「演義」一詞當作一個方便的鑑別辦法，因為許多講史小說的標題上都有這兩字。但這個字眼並不一定只用於講史小說。有些小說的標題上有「演義」兩字，但並非講史。相反的，許多講史小說並沒有題為「演義」。同時，非小說作品，也可能題為「演義」，如梁寅（一

三〇三——一三八九)的詩演義，蘇鶚(活躍於八八七年)的蘇氏演義，以及據說是鄧希賢所撰的修真演義。第一本書是數衍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的詩集傳，第二本是考據雜著，第三本是明代的一本房中術手冊。因此，如果我們說中國講史小說是以「演義」體寫的，那是不夠明確的事。同樣的，把「演義」英譯成“romance”，不管這譯法多習見，也是不妥當和容易造成誤解的，令人不必要的聯想到中古歐洲那種也叫 romance 的文類。

- ⑤早在二十年代，周樹人就在水滸及平妖傳列為講史小說；見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一九五七），第八冊，頁一〇八——一二〇。遺憾的是，這個不夠精密的觀點，一直沒有人加以質詢。（譯按：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將水滸列入公安類，將平妖傳列入靈怪類，並於書前「分類說明」中提出解釋。）正如沒有人會毫不猶疑的說，（譬如）一本關於 Robin Hood，及他一夥人的小說是歷史小說，因此我們若把水滸看作是講史小說（或歷史傳奇），那也是大為不當的。平妖傳也許比 Mark Twain's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 更不適合視為歷史小說。Brander Mathews 早在本世紀初就說過一段很適切的話：「一個過去的故事並不一定是真正的歷史小說，只有在歷史事件溶入故事的肌理時，那才是真正的歷史小說。」見他的 *Historical Novel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01), p. 21。關於完美的歷史小說（這可能永遠不會產生），Alfred P. Sheppard,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Historical Fiction* (London, 1930), p. 82 說：「它必須保持尊嚴，避免豪言壯語，保持氣氛，避免把遠古的東西寫得太過火，保持背景的正確，避免把人情味排擠掉，保持生動，避免不必要的粗俗與恐怖，保持戲劇性而不流於鬧劇，保持對稱而不犧牲細節。」
- ⑥短篇小說不包括在此類中。雖然這本書目，只是根據一九三二年的初版稍加修訂。現在需要再補充新出的資料，但它還是最完備的小說書目。此書總共列了八百多個篇名，其中許多是短篇小說或短篇小說集；這使到「講史」類所列的長篇小說，佔了相當高的百分比。如果我們把列在其他部份的講史性質作品加在裏面，那這數字將更為可觀。
- ⑦本文所列舉的篇名，純粹是作為例子，無意包羅一切。許多作品牽涉到複雜的版本問題，或長久演變而成的連本故事；遇到這種情況，本文通常是列出較後來的篇名，因為這些書比較易得。而且它們可能代表較晚的演變階段。在可能時，文內使用簡名，而不用書的全名，因為那些

全名通常非常笨拙，而且不同的版本間其全名也不同。

⑧由於分析的目標及歷史哲學觀點顯然不同，也由於中國講史小說的特殊性質，在此我們不必管 Georg Lukács 對歷史小說傳記寫法的激烈反對；見 Lukác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 Ha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 (London, 1962), pp. 300-322。John Tebbel 持幾乎正好相對的意見：見他的 *Fact and Fiction: Problems of the Historical Novelist* (Lansing, Michigan, 1962), pp. 4-6。

⑨雖然英烈傳相當受歡迎，學者卻很少注意到這本小說。其中一篇值得推薦的論文是陳學霖，“Liu Chi (1311-75) in the *Ying-tieh chuan*: 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 Scholar-Hero,”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5:1, 2 (Dec. 1967), 25-42。

⑩ W.L. Idema, “Novels about the Founding of the Sung Dynasty,” *Sung Studies Newsletter*, 9 (June, 1974), 2-9，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

⑪這一系列的許多作品，的確引起非常複雜的問題。鄭振鐸，『中國小說提要』，收於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一九五七），第一冊，頁三五——三五九，以及註（三）所提到的夏志清的論文，都討論到這些問題。Robert Earl Hegel 未出版的博士論文“*Sui T'ang Yen-i: The Sources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 (Columbia University, 1973)，也跟這問題有關。

⑫鄭和一直是非常熱門的研究題目。關於他出使海外，學者提出各式各樣的原因；有些只是牽強附會。對於規模如此龐大的活動來說，原因應該不只一個，而是多重的，而且在那三十多年當中，這些原因也是不斷在改變的。無疑的，其中一個基本動機，是爲了揚威海外。李約瑟（Joseph Needham）對此有深刻的見解。他說，中國像這一類的遠征，「不建立代理商行，不築城堡，不強擄奴隸，不佔領土地。」見他的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of China*, Vol. IV, Part 3: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Cambridge, 1971), p. 533。這類活動背後的意識形態，跟小說家處理外域的手法，大有關係。關於這點的研究，見 Vadime Elisseff, “The Middle Empire, A Distant Empire, An Empire Without Neighbors,” *Diogenes*, 42 (Summer 1963), 60-64 以及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1968) 裏面所收的論文。

- ⑬ 西洋記照抄歷史文獻，有些甚至是第一手性質的資料，這點早為趙景深注意到。見他的「三保太監西洋記」，青年界，九卷一期（一九三六年六月）。此文重印在他的小說閒話（上海，一九三七），頁一五三——二〇七。趙景深的論說，也一字不漏的出現在郭箴一的中國小說史（長沙，一九三九），頁三八五——四二六。關於這本小說裏的奇情異節，見 J. J. L. Duyvendak, "A Chinese 'Divine Commedia,'" *T'oung Pao*, 41 (1952), 255-316 以及 "Desultory Notes on *Hsi-yang chi*," *T'oung Pao*, 42 (1953), 1-35.

⑭ 靖難之役本身就是另一本小說續英烈傳的題材。此書又名永樂定鼎全誌，這個別名事實上便暗示它的開國建朝主題。

⑮ 雖然岳飛一向是非常熱門的課題，但近年來學者對這位英雄人物的興趣，似乎更為濃厚，產生好幾篇精細的研究成果，例如李安，岳飛史蹟考（台北，一九七〇）；Edward H. Kaplan, "Yüeh Fei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Southern Sung"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1970)；劉子健 James T. C. Liu "Yüeh Fei (1103-41) and China's Heritage of Loyal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 2 (Feb. 1972), 291-297. 至於岳飛形象在俗文學裏的演變，目前還沒有人作徹底的研究。

⑯ 楊家將是這一系列小說當中最重要的一本。這一系列的其他作品，如平閩十八洞，也涉及另一位傳奇性的北宋將軍狄青（一〇〇九——一〇五七）的傳說。

⑰ 關於他的詳細事蹟，見澤田瑞穗，「太監劉瑾」，天理大學學報，五十四期（一九六七年三月），頁一——三二。

⑱ 關於這些活動的述要，見孟森，明代史（台北，一九五七），頁一九四——二一八；曾霽虹，「明史陽明平寧藩考」，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四卷四期（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二一。

⑲ 這位宦官是 Ulrich Hans-Richard Mammitzsch 的博士論文的研究重點，見他的 "Wei Chung-hsien (1568-1628): A Reappraisal of the Eunuch and the Factional Strife at the Late Ming

Court"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1968)。

②雖然有些人基於當前的政治理由，有意給李自成新的解釋和新的形象，但溫和派史家李文治所提出的理論，的確值得我們重視。他基於詳細而客觀的分析，而倡言李自成在許多方面，是個傑出的革命家，差一點就改變晚明以來的整個中國歷史，而非如傳統所公認的是個殘酷嗜殺的賊徒。見李文治，晚明民變（上海，一九四八），頁九七——一五九。

③奇怪的是，這本不重要的小說卻吸引許多人的注意，見齊如山，『百舍齋所藏通俗小說書目』，圖書季刊，新八卷三、四期（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六，重印在齊如山全集（台北，一九六四），第四冊，三四——三六；周越然，書書書（上海，一九四四），頁九八——一〇二；譚正璧，日本所藏中國佚本小說書考（上海，一九四五），頁一二二——一二三；饒宗頤，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錄（香港，一九七〇），頁一七一；以及郭沫若為衛聚賢所編，小說考證集所寫的跋（重慶，一九四四），頁二一一——二一二。

④關於漢高祖在公元前一九六——一九五年間殺戮功臣的詳細歷史記載，見袁樞（一一三一——一二〇五）通鑑紀事本末（四部叢刊本），卷二，三四下——四七上。話本小說『鬧陰司司馬貌斷獄』（古今小說卷三十一），對這個歷史的事件深遠影響，也有類似的說教式寫法。

⑤魏忠賢及其姘婦客氏前生「實是進河二蛇。嘗助治水有功，治河者不奏聞於朝請給封典，反火其穴而殲之。二蛇因是率其族類，投胎為人，雄者為魏，雌者為客，餘則為其同黨，所傷善類，蓋即當日河之中人所轉生者也。」特別參閱第一回及第五十回。

⑥歷史上曹操的角色與形象，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曾經受到激烈的重新檢討。曹操論集（北京，一九六〇）裏面所收的論文，也許對有興趣的讀者有用和有趣。

⑦這本四十四回的小說，比預想中的來得單薄。但蔡東藩的巨著（序於一九二五），從前漢一直寫到民國，細節豐富。此書的一九五六年香港重印版，以小號字體排印，有頗厚的四十冊之多。

⑧如果有更多的小說，講中國漢族朝代被外族（如蒙古人及滿洲人）推翻的臨亡時刻，那我們也許可以把一批小說歸屬為「國家存亡主題」（National survival theme）的。在吳沃堯（一八六七——一九一〇）寫南宋末日的痛史（未完成）等類小說裏，民族意識與愛國熱誠高漲，但無疑的，裏面不免有絕望感，以及時不我予、狂瀾難挽的感傷。小說把外族寫成旨在破壞傳統

，結果更使到這場爭戰，看來只是在求生存，沒有更遠大的目標。明代小說家，沒有興趣寫南宋的末日，原因迄今不得而知。對清代小說家來說，晚明（包括晚明末日）自然是個禁忌，除非他們明顯的採取親滿立場。要不是清代末年檢查尺度放鬆了，那麼痛史及少數其他寫宋末末年的同類作品，根本不可能產生。即使如此，這些小說的流傳，也幾乎微不足道；由它們極為難求的情形可得而知。孫楷第編撰他那本書目的初版及增訂版時，也未見到痛史。此書現有一個一九五九年的重印本。

②關於說書規套及其對中國小說的影響，見 John L. Bishop, "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15:2 (Feb. 1956), 239-247, reprinted in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ed. by Bishop (Cambridge, Mass., 1965), pp. 237-245.

③中國史書的各種小說成份，曾經是好幾篇研究論文的題目，包括 James Crump, Jr., "The Chan-Kuo Tse and Its Fiction," *Young Pao*, 48 (1960), 305-375; *Idem*, *Intrigues: Studies of the Chan-Kuo Tse* (Ann Arbor, 1964), pp. 58-7. 吳晗，「歷史中的小說」，文學，二卷六期（一九三四年六月），一一〇——一二七；前野直彬，「史記〇小說的な側面」，漢文學會會報，十七期（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二二；Henri Maspero, "Le roman historique dans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 l'antiquité," in *Me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Vol. III: *Etudes historiques* (Paris, 1950), pp. 55-62. 陳學霖，"The Rise of Ming T'ai-tsu (1368-98): Facts and Fictions in Early Ming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5:4 (Oct.-Dec. 1975), 679-715.

④照史實與小說來看，諸葛亮加入劉備陣營和他對蜀漢的終身奉獻，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劉備剛「發現」他時，諸葛亮還是個年輕人，三十未到，還沒有甚麼顯著的成就。劉備比他大二十歲而三顧茅廬，很令諸葛亮感動。他一選定效忠對象，就向劉備獻上著名的隆中決策——這是諸葛亮以後一生當中蜀國的主要政策。對大部份中國讀書人來說，生命中最不能忍受的挫折是懷才不遇。能得知遇是平生快事。諸葛亮也不例外。關於這些事情的小說記載，見三國志演義第三十七回及三十八回。劉備死後四年，諸葛亮寫著名的「出師表」時，仍然帶著感激的心情回憶他跟劉備的初遇（見三國志，卷三十五〔北京，一九五九〕，第三冊，頁九二〇；「出師

表』也抄錄在三國志演義第九十一回)。在關於諸葛亮的衆多研究當中，祝秀俠，『諸葛孔明新論』，收在他的三國人物新論（香港，一九五二），頁一——三，在把諸葛亮當作個人來討論這點上頗有啓發性。參看李希凡，『一個深刻的智慧的典型：三國演義裏的諸葛亮』，收在他的論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形象（上海，一九六二），頁一一——一三；宮川尚志，『孔明の出處について』，學藝，三十五期（一九四八年正月），三八——四二，重印在他的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東京，一九五六），頁二二六——二三三。

③參看註①所提到的鄭振鐸的論文，頁三四七——三五〇。

③例如，Lion Feuchtwanger, *The House of Desdemona: The Laurels and Limitations of Historical Fiction*, tr. Harold A. Basilius (Detroit, 1963), p. 142, Peter Green, "Aspects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Essays by Diverse Hands*, 31 (1962), 37-33; Randolph Faries, 2d, *Ancient Rome in the English Novel: A Study in English Historical Fiction* (Philadelphia, 1923) p. 13.

③關於正統史家和歷史小說家之間傳統的敵對，見John Tebbel, *Fact and Fiction*, pp. 9-11; Alfred T. Sheppard,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Historical Fiction*, p. 152. 折衷性的論點見James G. Kennedy, "More General than Fiction: The Uses of History in the Criticism of Modern Novels," *College English* 28: 2 (Nov. 1966), 150-163.

③歷史小說的這種實用功能，是以下各學者所強調的：Helen Cam, *Historical Novels* (London, 1961), pp. 5, 7, 19; Alastair M. Taylor, "The Historical Novel as a Source in History," *Sewanee Review* 46 (Oct. 1938), 475; Hillaire Belloc, "The Character of an Historical Novelist," *London Mercury*, 9 (Nov. 1924), 37-38.

③在*Popular Fiction before Richardson: Narrative Patterns, 1700-1739* (Oxford, 1969) pp. 11-12, John J. Richetti 以令人信服的論點說，一般上小說是依賴一組爲大眾所接受的通行假設與態度，因爲這些可以引起讀者即刻的、感情上的和無法清楚表達的認同。

③見註⑨及⑩所提到的陳學霖的兩篇論文，以及註⑩所提及的吳晗的論文。

③例如，明代開國主朱元璋（一三二八——一三九八）早期的政治與軍事活動，就跟佛教與明教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見吳晗，『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清華學報，十一卷二期（一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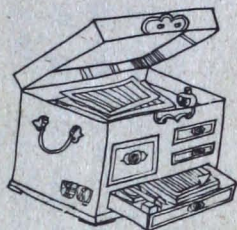
六年四月)，三五九——四二三；同上，『明教與大明帝國』，清華學報，十三卷一期（一九四一年正月），四九——八五，重印在吳晗的讀史劄記（北平，一九五六），頁二三五——二七〇。John W. Dardes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essianic Revol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 3 (May 1970), 539-558。另一個例子是太平天國運動（一八五〇——一八六四）跟基督教教義的結合。關於這現象的背景資料，可參考 James P. Harrison, *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 A Study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1969)，特別是第六章及第七章。

³⁷ 見 Lukács, *The Historical Novel* pp. 39, 46-47, 103-105, 117-119, 123, 125-128, 150-151, 159, 310-313。

³⁸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質詢，為甚麼西方的歷史小說，不合中國以歷史人物作主角的「標準」。

³⁹ 夏志清在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Water Marg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11: Supplement (1962), 122-124，已適切的指出這點：此文後來修改擴充，變成他的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1968) 的第三章，但這一部份卻被刪掉了。



風訊

編輯室

□對這裏的許多人來說，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希臘詩人奧地奧·艾利蒂斯（Odysseus Elytis）是個陌生的名字。瑞典皇家學院給他的評語是：「他的詩延伸了希臘傳統，以強烈的感性與清晰的睿智，刻劃出現代人為創造與自由的奮鬥。」艾利蒂斯以熱愛自由的詩人身份得獎，不僅是希臘人民的光采，同時這世界寫詩的人也分享榮譽。另一方面，我們再次得到啓示：創造力、寬容的胸襟、正視傳統與現實，正是現代文學作者寫出好作品的條件。本期蕉風刊出艾利蒂斯專題，給讀者簡介詩人與他的作品。

■梅淑貞在她的專欄文字中說得好：「世界上還有其他成千上萬的詩人在寫詩，用各式各樣的語言在寫詩，如果有人將最好的部份譯出來，你說，我們看了後，心靈會不會因此而變得更加開放？」

□我們希望本地作者也努力譯介國外文藝作品，更希望讀者不要看到翻譯作品就敬而遠之。譯作是一個使我們曬到域外的陽光與月光的窗。編輯室同人能力有限，只能偶爾開個小小的窗子，因此希望大家幫手把窗擴大，或多開幾個窗，而終有一天，我們藉以觀望屋外景色的不僅是窗，而是門，那時才能談及交流。

■限於篇幅，罕的中篇小說「生之音」，本期只能刊出第一部份，請讀者作者諒解。這個月編輯室收到的小說稿頗令人鼓舞，其中有小黑與葉誰的作品，我們將逐漸刊出，請讀者耐心等待。

□鄭百年的「文史叢談」專欄，一系列的談述了司馬遷與「史記」後，將由下期開始專論唐朝散文家柳宗元與他的作品。特此預告。

■最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裏諸事順意。

蕉風文叢 2 種

歡迎郵購

流放集

／劉放雜文集

劉放是詩人，也是社會學博士，他的雜文兼有詩人的敏銳觀察與社會學者的科學研究心得，諷世勸世兩者皆備，有獨白也有傳統，有機智也有睿智，明志而致遠。『流放集』收入他多年來的發表在蕉風學報的專欄文學與雜文，寫作時間從「流放」海外到任教南大，可謂一個詩人直面社會的思路歷程。好讀雜文者讀畢此書當會不亦痛快哉。

黑

／小黑小說集

誰說我們沒有小說？誰說我們沒有用心寫小說的人？小黑默默地寫了十多年的短篇小說，已樹立了他個人獨特的面貌與風格，更重要的是，他寫的是道道地地的現代馬華文學。『黑』是他的第一本短篇結集。你可以看到他如何突破傳統與現代的重圍脫穎而出。

（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蕉風月刊長期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冊馬幣一元正，長期訂閱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
- 馬、星、汶長期訂戶郵費一律免付。其他國外訂戶郵費另計。
- 為避免遺失，請將訂費換成 Postal Order 或 Money Order 或支票。
- 請將訂費連同下列表格（如不願剪下，可自製）寄至：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月刊訂閱單				
姓 名	中文		英文	
地 址				
訂 閱 期 數	自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訂 費				

蕉風文叢及學報叢書郵購單				
*星馬汶平郵郵費免收				
蕉風文叢	流放集(雜文)	劉 放著	每冊馬幣	二元五角 <input type="checkbox"/>
	小黑小說集	小 黑著		二元五角 <input type="checkbox"/>
	元代散曲研究	周國燦著		一元正 <input type="checkbox"/>
學報叢書	不完夏	家 毅著	每冊馬幣	二元五角 <input type="checkbox"/>
	紫一思詩選	紫一思著		二元正 <input type="checkbox"/>
茲附上郵政滙票 元 角以購閱上述叢書				
姓 名				
地 址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BULANAN CHAO FOON

SSN 0126-6608 KDN 0142/80

1.00 senaskah

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Penjual: Syarikat Edcom,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